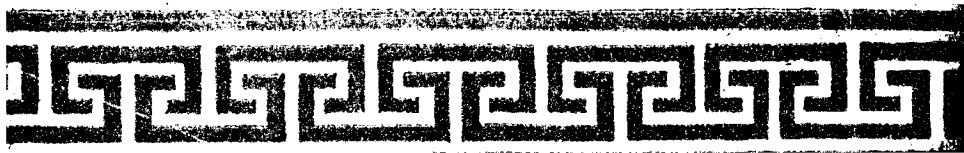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一日出版

南京社會旬報社編行

貧窮研究

周毓英著



自序

我不是沒有勇氣的人，盡了我的勇敢與冒險，結果二十七年和二十九年兩次流到香港，一次是半年，另一次有八九個月。在砲火中漂流，我並沒有消極頹廢，生活的痛苦與煩悶反而加重了自己的責任心，世界在沉淪中，我應該用點兒心思纔好。

在香港的閒居中，每天除了晚上拖雙木板山上山下或柏油路上亂跑，早飯後洗衣服，其餘的時間精力便都集中在看書看報，和研究戰爭研究世界上面，研究有結論，隨便寫寫，日子長了，寫下來的很不少。這部「貧窮研究」，便是香港寫的一部。

世上有大小的戰爭與不同的罪惡，給予人類以無期限的痛苦和煩惱，他的根本原因便是貧窮。人類不怕貧窮，貧窮不能困人，我想什麼罪惡什麼戰爭都不會發生。有人說戰爭關乎信仰，但信仰繫於生活，探幽窮源，戰爭直接間接還是起於人類的貧窮問題。

從來藝術的反戰者流是太多了，詩歌小說戲劇電影以至於圖畫，但終似乎無補於實際。眼淚難熱，不能止血。我也是極端尊重宗教與藝術的人，不過痛切的教訓太多了，深覺熱淚不能止住流血，甚至連小小的罪惡也不能遏止，所以還是下了冷靜的決心，研究一些實際問題。這次的「貧窮研究」，算是首先得了草草應世的機會，這乏味的小冊子，若能有韓蘭根「王老五」萬分之一的惹人注意，作者便很滿意。

中國文人於痛切教訓或經驗深湛之後，其延續接演的方式各不相同：郭沫若先生便是外藝而政治，頭上被擊了一棍，退而研究「甲骨」文字；瞿秋白僵到「文人無用」，拿去打靶；老魯迅精神勝利，幽默如刺；等而下之則清閒小品，趣味無窮，上接大官，下合貧販，名曰清苦，實則渥厚。此外做官，經商，販古董，弄字畫，也都是生財之道，我却費了大力弄人家不喜歡的東西，自己也不懂是那一道？不過我相信這不是浪費，社會的實際問題最爲人們所頭痛，不敢提，我這樣老實提一下，也許可以幫助了問題的解決，這便是我的安慰，也是我的報酬了。

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記於南京

本書撰寫時毫無參考，但憑意之所至，隨筆而出。日昨曹寶琳兄以柯象峯著「中國貧窮問題」見示，真恨相見之晚。幸愚見多與之合。拙著重理論，柯著重調查，若能參合讀之，必更有益。

九月九日補記

貧窮研究目次

第一篇 導論

- 一、貧窮的意義與社會的貧窮現象
- 二、貧窮對侵略與戰爭的關係
- 三、馬爾薩斯的貧窮論
- 四、馬克斯的貧窮論

第二篇 貧窮之個人的責任

- 一、個人欠缺社會生存競爭的認識與能力
- 二、懶惰嗜好虛榮糜費
- 三、犯罪破獲與投機失敗

第三篇 貧窮之社會的責任

- 一、家庭制度與教育制度
- 二、犯罪者與剝削者
- 三、生產過剩與勞働失業
- 四、疾病瘟疫和災荒
- 五、內亂與戰爭

貧窮研究 目次

第四篇 貧窮之國家的責任

一、國家政治的錯誤

二、政府財政收入的不合理現象

三、政府官吏的貪污黑暗

四、政府組織的龐大混亂

五、國家特權份子的存在與國家相互間的矛盾

第五篇 貧窮的消滅

一、個人的道德能力基礎

二、善良的社會制度

三、國際共存共榮與世界和平關係

附錄

貧窮原因論

第一篇 導論

一 貧窮的意義與社會的貧窮現象

貧窮這一個名詞，大概自從人類形成共同生活和社會生活以來，就已經被普遍地引用了。不過對於這個名詞的意義，却從來還沒有正確具體的解釋。人們提到貧窮二字，總是感情多而理智少，不是憤恨，便是慨嘆，中國古代文人便有一篇「送窮文」。都認為貧窮是一個自然的而又是現實的魔鬼，好像上帝造人，又造了一個貧窮的魔鬼專門來與人類作對。人類的的生活，人類的幸福，在貧窮的魔鬼之前，有如寧靜的海洋，不斷的給暴風雨激起着險惡的浪濤。

貧窮二字的意義，一般人所了解的，大概都是指缺少金錢而言，因為沒有錢，便不能購買消費資料，冷的時候沒有衣穿，餓的時候沒有飯吃，生活發生恐慌，生命的存在難於支持，這就是貧窮了。但在大飢荒的年頭，或者生活資料整個地缺乏的年頭，就是有錢的人也會弄到買不到東西，那時有錢也沒有用處，不貧窮的人——有錢的人——也會感受到貧窮的痛苦和災害，這時候的所謂貧窮就不是缺少金錢，而是缺少生活資料。所以我們如蘊藏了當的解釋貧窮的意義，就說是缺乏生活資料也未嘗不可。



在某一種意外的事變之下，縱使不是大飢荒的年頭，世界各地雖然照常豐收，然而因為交通運輸的困難，貨幣價值的低跌，物價飛漲到兩倍三倍甚至十倍二十倍以上。第一次歐洲大戰的時候，德國的紙馬克跌到一籃紙幣換不到一籃食物，這時候即使有錢的人也不得不感受到貧窮的壓迫，那末所謂貧窮的意義，就是指著物質生活的艱苦貧薄了。所以貧窮不是單純的個人的事情，而是整個的社會的問題啊！

我們如果抑下了感情的衝動，而着重於理智的思考，放下了貧窮對於個人生活所加的威脅，則對於整個社會的貧窮現象，正可大加研究。貧窮不是個人的事情，乃是整個社會的問題。雖然個人生存於社會之中，他的所以淪於貧窮的境地，自有其主觀的原因，並不一定就是自然的命運或社會的壓迫，但在整個的社會制度之下，既有貧窮的人，就一定有「不貧窮」——富人——的人。而當整個的社會貧窮現象存在的時候，便不可避免的有貧窮的災禍，任何個人都有陷於貧窮的危險。當我們每天早晨，打開報版剛送到的新聞一看，假如是在冬天，本埠新聞欄內便揭露着在一夜的朔風怒號之下凍死了數十數百或上千的貧民乞丐。假如是夏天，那末炎暑之下，馬路上中暑而死的苦力又會有好幾十個。瘟疫流行，則貧民村或貧民窟的人口死亡又會成千上萬，幾乎人烟絕跡。此外什麼盜匪案，搶劫案，詐欺案，謀殺案，爭產案，自殺案，照例佔滿了報紙的篇幅，但這些記載也許還不及實際的十分之一，那些登載出來的，乃是新聞記者耳目所及，而且不受干涉的才能刊載出來。那為新聞記者見聞不到的，受人干涉戀情不能發表的，真不知還有多少呢。

把上述這許多事情從凍死、路倒、瘟疫、盜匪、搶劫、詐騙、謀殺、爭產、以至於自殺等，如果一幕一幕的排列起來，這便可說是社會貧窮現象的大寫真，便可說是社會貧窮現象的實在紀錄。不是為了貧窮，貧民乞丐也可以住洋房，冬天裝熱氣管，夏天裝電風扇，有白瓷的廁所和浴室，有清潔衛生和充實的廚房，不必大熱天不顧死活當苦力，那末凍死、餓死、路倒和瘟疫的災害便不至於發生。不是為了貧窮，便不至有人

要從事盜匪、搶劫、詐騙、謀殺等等的犯罪行爲，監獄裏的囚犯都是同樣的五官百體，同樣都可以做聖賢，做紳士。可是貧窮的存在，生活逼人，他們起初是無可奈何的犯罪，後來則犯罪也許變成習慣了。不是爲了貧窮，許多的人不必爭訟奪產，把骨肉當作仇敵，而許多受生活壓迫自殺的人，也不必戕害寶貴的生命了。到現在爲止，人類的文明歷史，記載下來的只是一些開歡的光明面，另外却有無限的未及記載的黑暗面，而這些黑暗面却始終未有間斷，即使是自詡光明的社會，或自詡爲黃金時代，總也要染上若干黑暗的斑點。所以真正的人類的歷史，人類的的生活史，幾乎只是一些貧窮現象的累積。一個進化主義者決不否認人類要從黑暗中奮鬥出來而走向光明之路，但如不了解社會的貧窮現象之存在，那末縱使口吹進化之曲，却終究是個歷史的瞎子！

二 貧窮對侵略與戰爭的關係

社會貧窮現象的存在是一切災害與罪惡的淵源。但一般人還只知道凍餒、瘟疫、盜匪、搶劫、詐騙、謀殺、自殺等等，是由於貧窮的原因，却不知道還有比這些更慘酷的災害與罪惡，公開地存在着，那便是因社會貧窮現象而發生的侵略和戰爭的行爲。

一切侵略和戰爭的行爲的發生，我們在表面上看起來，似乎與貧窮沒有多大關係，好像貧窮只是一些窮人應得的惡運，上帝叫他貧窮，他便在人生之路上過着貧薄的生活，受盡一切的苦難。這些貧窮的一兩腳動物，只是柔馴而愚蠢地過日子，他們絕對談不到侵略他人，也不一定敢大膽革命，戰爭更根本不是他們想像的事情，若干學者強把侵略和戰爭與貧窮聯繫在一起，這不是對苦難的貧窮的人們加上一個莫大冤屈嗎？

抱着爲資本帝國主義者辯護的態度來觀察侵略和戰爭的現象，把侵略和戰爭的責任移嫁在貧窮者的頭上，這不單是錯誤，也是一種殘酷！貧窮者受盡了人生黑暗的特遇，却還要把貧窮的責任叫他們自己來負擔嗎？

貧窮是一個人生恐懼的標本，一個仁慈的父親帶着子女在馬路上閒逛，也會把穿紅背心的清道夫和破衣襤褸的乞丐告誡他的子女：「這些都是不肯學好的人，弄到過地獄般的豬欄生活。你們長大成人的時候，一定要學好呢！」而另外在許多小說和戲劇裏面，無微不至描摹着「有錢可使鬼推磨」，或「一錢逼死英雄漢」一類的故事。總之貧窮者這一悲慘的恐懼的人生標本，牠在社會心理表現上便造成一種可怕可恨的拜金主義空氣，每一個人都怕貧窮降臨到自己頭上，於是每一個人都想據有多金，好架定一道人生防綫，使貧窮永遠不能侵犯他的左右，甚至保障了他的子孫也不至於貧窮。歷史上儘有一種先例，——現在這種例子更多了——在拜金主義的影響之下，一個人的財富往往龐大到連自己都記不清數目，照合理的費用標準，不單他本人用不了這樣多的錢，就連他的三代五代的子孫也用不完。這些龐大財富的佔有者，他們正是爲了恐懼貧窮的心理，對於財富纔造成一種畸形的慾望，一種不可思議的興趣，爲了滿足這一種畸形的慾望和興趣，人生的大道上便添了無數的鮮血淋漓的悲慘的故事，人與人之間的侵略。公開的，祕密的，罄盡南山之竹也寫不完。

一切社會侵略關係的建立，不論政治的或經濟的，緩和的或激烈的，總之侵略者爲要滿足其無底的慾望，恨不得佔有一切的資金屬，佔有世界一切的珍寶，佔有世界一切的生產機關。少數個人要想佔有世界的一切，那末另外的方面，他們必將喪盡一切的所有，越怕貧窮而越沒有辦法離開貧窮，他們只是一種奴隸的存在了。但社會究竟是一個自然的生命的組合，不能容忍過度的貧窮現象，貧窮者必須能夠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否則社會便不能保持寧靜的秩序的狀態。民衆到飢寒垂斃，便會挺而走險，富有者的生存也要感到威

善了。所以聰明的帝國主義者，他們會很快的將侵略行動轉向國外，緩和着國內貧窮者的負擔。國外的侵略，有經濟的或政治的兩種，例如對一個國家吸取其農產原料而供給以工業的製成品，或直接投入資本就地製造運售，這便是經濟侵略。又如以外交或軍事的手段，訂立不平等條約，建立國家特權，而利用這種國家對於國家的支配特權實踐侵略的目的，收得或幫助了經濟的利益，這便是政治的侵略。

當一個強大的國家要向弱小的國家動手侵略的時候，從經濟的手段發展為外交的手段，更由外交的手段發展為軍事的戰爭的手段，往往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因為經濟的利益總是需要着政治的保障，勢必運用戰爭的手段才能成立可靠的特權，於是纔好把本國的政治支配勢力伸入到弱小國家的內部。強大國家與弱小國家的對壘，有如以卵擊石，他們之間的戰爭雖然殘酷，但不一定能夠持久，戰爭的範圍也不一定廣大。但遇着兩個同樣都是侵略別人的強大的國家，他們為着擴張自己的特權，發展自己的侵略，這一戰爭就真會弄到鬼哭神號，時間之長與地域之大，簡直難於想像了。

當然，戰爭是進行了。為怕懼貧窮而進行戰爭，但戰爭實行之後，社會的貧窮並不一定會消滅或減輕，不過侵略者的殘忍心理作了一次痛快的發洩，並且也有了一個決定，——受人侵略或侵略他人！而在戰爭的進行之中，兩個對手國作生死的搏鬥，這兩個國內的貧窮者的生活，他們除了精神上的刺激，精神上的慰藉和發洩，大概也不會得到什麼。被侵略國家的反抗戰爭，為爭回國家的權利而戰爭，戰勝的時候民衆的生活自可有所進步，因為他們從此卸下了國際不平等的負擔。但在侵略國家，不但戰敗的時候貧窮者要做更苦的奴隸，就是戰勝的時候，生命與財產的犧牲，全部戰爭的負擔，也只有落在勞苦大眾的頭上。任何國家的貧窮者，不會享受到勝利的實質，他們只有負債，不能有一個錢作殖民地的投資，也不一定能去殖民地當官吏，他們最多可以出國到殖民地去謀生，無形中又轉化為侵略者的奴隸或爪牙。

貧窮，侵略，將演化而爲對外的大大小小的戰爭，但在另一種形勢之下，也可以因貧窮現象的發展，演化而成對內的革命，或對宗主國家的革命——對統治者的革命。歷史上的革命現象，雖然在客觀的發動方面，總是由於大多數人的貧窮生活無法支持，大家不約而同的挺而走險，羣起作亂，然而他的後果，往往只是一種政治特權——統治權——的擴奪，甲侵略者被打倒，乙侵略者便繼之而起。這一種政治特權的擴奪現象，在中國便不知重演了多少次。機械論的歷史家或不承認有歷史的重演那回事，但在頑強的保守主義勢力之下，一種陳腐制度的重被採用，這些社會只有時間上的不同，很少制度上和生活方式上的不同，機械論者只知道時間加空間便是歷史，不注視社會的生活和制度，要他們明瞭歷史的重演的意義，實在不是容易。

在中國過去教育不普及的社會，社會的貧窮現象發展到了不能保持安寧與秩序，大多數的民衆已經貧窮到了不能繼續生存，不得不發生騷亂與暴動。但這些騷亂與暴動都是自發的，客觀的，並沒有什麼新的政治理想與社會制度來作主觀的領導，而所謂「羣一暴民」，烏合之衆，他們只有不斷的騷亂，不斷的暴動，殺來殺去竟沒有一個中心目的。於每一次大騷亂大屠殺之後，人口死亡，十去八九，既存統治者元氣喪盡，且爲民衆所憎恨，一個新的侵略陰謀家正好握住機會大施活動，招兵買馬，四出征討，把一切有政治野心的組織消滅了或歸降了，一個新的政治統治特權便完成了。這種以暴動開場而以特權結束的革命現象，政治統治還是舊時的一套，換湯不換藥，社會的貧窮現象還是重行生長，繼續存在，再等人口繁殖到舊時的程度，由農業所得的生活資料又不能支持多數民衆的生命，若再加以統治者的昏庸無道和廣大的飢荒，這時候的暴動騷亂又將迅速蔓延而無法收拾了。這些循環的革命內亂的出現，中國古代往往委諸「天意」，或認爲是一劫數，其實這根本是社會貧窮現象的問題，當民衆困乏到了不能存生的時候，雖然沒有人特意去領導革命，而廣大的迅速蔓延的暴動騷亂却都自然地普遍地爆發起來了。

三 馬爾薩斯的貧窮論

貧窮不是單純的個人問題，而是整個的社會問題，也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錯綜複雜的政治問題。從來人類對於貧窮問題，大都以之為個人問題，有時候又以一種個人仇恨的態度牽連到政治問題。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便是放開個人的關係，而以貧窮現象為整個的社會經濟生產問題，但卻沒有承認貧窮和政治的關係。不過以貧窮為整個的社會經濟生產問題，不再侷限於個人問題的狹小範圍之內，這在當時已是一個極大的進步，所以能够傳誦一時，實有其歷史的意義。

從來對於貧窮的觀察，總以為只是個人的責任，個人沒有能力，不知積蓄，不肯節儉，便必然的要陷於貧窮的厄運了。馬爾薩斯是第一個主張貧窮不是絕對的個人的責任，他把貧窮的責任大部份歸之於自然，而把小部份的責任歸之於社會問題及婚姻制度。

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中，說人口與食物的增加，為自然所支配，人口是以「等比例」的增加，即「幾何級數」的增加，食物却是以「等差比例」的增加，即「數學級數」的增加，二者增加的情況是：

人口增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食物增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馬爾薩斯說照這樣的情勢演進下去，那末三百年後，人口和生活資料就會成為四九六比十三。假如三百年前人口和生活資料是一比一，三百年後的四九六比十三就是三十八比一，就是要三十八個人享用一個人的生活資料了。在這種自然條件的限制之下，人口與生活資料大相懸殊，簡直是自然，是上帝給人類以貧窮，

貧窮是人類不可避免的災害呢。

但馬爾薩斯又承認人口的增加，有預防障礙和實質障礙，預防障礙例如制慾、避姙、墮胎、放蕩等類，這是個人爲了懼怕子女負擔的加重，結果障礙了人口的增加。實質障礙如戰爭、瘟疫、飢饉等類，這是社會「自然」發生的災害，一下子便可死亡了成千成萬甚或數十百萬的人口。人口和生產資料的相差懸殊，有了這些所謂預防障礙和實質障礙，便可以作過剩人口的自然的調和。因而馬爾薩斯提出救濟的方法：消極方面預防漫無計算的早婚，以免不幸的子女的增加，積極方面獎勵農業國食糧的增加，這樣可以使人口和生活資料維持相當的調和，減輕社會的貧窮現象。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顯然是以貧窮爲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現象，他以人口增加和生活資料增加的相差懸殊爲論證的出發點，自然是一種科學的客觀的觀察。但馬爾薩斯忽略了社會關係的存在，即人類在社會的共同生活經營下所成立的分工協作的組織與秩序的狀態，以及在這一狀態下人類所經營的科學與文化的活動。事實上人類文化的活動，有時會必然地減少了人口的增加，即使增加也極其緩慢，不但三百年後不能增加到四九六倍，增加三倍五倍已是不容易了。除非中國那樣「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多子主義的國家，人口的繁殖力幾乎超過了鴿子，普通的高度文化的國家，人口絕對不會像鴿子樣的繁殖起來。可是科學的活動，又恰恰相反，使生活資料的增加超出了我們的想像力，現在與三百年前的生產，恐怕不止增加一千倍甚至一萬倍吧。繁殖的進步，地球上的荒地開闢了不知多少，但現在至少還留着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土地沒有耕種。漁業的進步，使人類的生產擴展及於海洋，從海洋中撈取大量的生活資料，一羣科學化的漁輪在海洋中活動，可以供給全世界人類的肉料食物，這是百年前的人物所不能夢想的吧。又如煤的應用，供給人類的無限的熱力，代替了柴薪，可以省出許多種植柴薪的山地荒地去種植食物。科學家且更發明了用煤渣製鍊香料染料，

節省了種植染料植物香料植物的土地去種植食物，人類會從地層中去找這樣可貴的生活資料，當然又是百年前的人物所想不到吧。所以我們照事實而論，從馬爾薩斯到現在這百年的期間，人口與生活資料的增加都打破了馬爾薩斯的理想，即是生活資料的增加遠遠的超過了人口的增加，人類不是以物資不夠為災，資本主義國家反而以物資太多為災了。每一資本主義的週期性的經濟恐慌的到來，貨倉中的物資堆積如山，無人過問，工廠逼得倒閉，農場逼得拋荒，海洋上的漁輪也懶得行動了。各國爲了把貨品食物往國外送，於是跌價傾銷，甚至採取戰爭手段，以物資太多而從事戰爭了。爲了物資過剩——恰恰與人口過剩相反——爲了爭取市場，各國又要從事戰爭，這又是百年前的人物所想不到吧。

所以在那許多科學發展的夢想不到的事實之下，馬爾薩斯主義的實行，竟是更加重社會的貧窮現象。尤其馬爾薩斯所主張的積極辦法，獎勵農業國的食物生產，祇爲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地侵略戰爭作了一套理論的根據。因爲資本主義工業國家的獎勵農業國，並不是什麼善意的獎勵，却只是些砲艦與屠殺，只是些殘酷的侵略，他們要佔有農業國的生產啊。可是侵略的結果，農業國的殖民地民衆固然受盡荼毒，工業國本身的社會貧窮現象却只是暫時的緩和，仍舊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的辦法！

四 馬克斯的貧窮論

比馬爾薩斯進步的社會貧窮現象的觀察，那是馬克斯的「資本論」。我們如以馬爾薩斯的學說與馬克斯的學說作比較的研究，則前者是以自然的人口增加爲根據來解決社會貧窮現象，後者乃以社會的經濟制度爲根據來解決社會貧窮現象。所以馬克斯的「資本論」實際上乃是一個「資本主義制度論」，他發現了資本主

義制度的矛盾，造成了必然的社會貧窮現象，於是主張打破資本主義制度，創立共產主義制度，認為從此就可以消滅社會的貧窮現象了。

馬克斯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的崩潰，提出了幾個千真萬確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和矛盾：

第一、「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和「生產的自由競爭」的兩大原則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條件。在封建社會，不單生產隨時受政府的干涉限制，行會制度的存在，生產者自身便有許多的約束。而對生產打擊最利害的，則是政府在任何藉口之下，可以隨意沒收人民的私產。等到民主革命成功之後，歐美各國的憲法都明白規定了一「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和「生產自由競爭」的原則，資本主義制度有了政治上的基礎，一切不合理的對於生產的束縛，在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大蘇下都解放了，於是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自然也很快地成功了。

第二、生產的「剩餘價值」的剝削，是資本主義生產活動的第二主要骨幹。在商品生產制度之下，資本家把貨幣變成商品，又由商品還原為貨幣，所謂「剩餘價值」便在這「貨幣的還原時候出現。而「剩餘價值」的造成則要在生產的時候，從勞動者的身上剝削下來，因為資本家所付給勞動者的工資，一定在原来的勞力價值之下，這短付的勞力價值，便是剩餘價值，所謂資本主義的經濟繁榮，便建築在這個剩餘價值上面。

第三、資本主義本身所不可解救的矛盾，便是因剩餘價值的剝削，造成無限制的資本積累與生產集中，中小資產階級的逐漸消滅，社會造成明顯的階級的對壘，社會財富集中於三五巨頭或集團之手，多數人甚至全體人民空無所有，購買力薄弱，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則加強，於是「生產過剩」了，市場仄狹了，甚至消失了，這便是所謂週期性的資本主義經濟恐慌或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現象。資本主義國家遇到了這樣的時機，無產階級的生活自然更加痛苦，而資產階級更苦於無利潤可得，因之生產停滯，存貨山積，工廠倒閉，農

場荒廢，勞動者普遍地失業，一天不做工便一天不能生活的勞動者，更嚴重地受着貧窮的威脅，無衣無食，眼睜着妻子兒女啼飢號寒，與死神搏鬥，於是不是內部發生革命，便只有將這一矛盾轉化為對外的戰爭，武裝開拓殖民地，從事殖民地的爭奪戰。

馬克斯這三個觀點，較之馬爾薩斯的確是巨大的進步，因為馬克斯把社會的貧窮現象和社會的經濟制度找出了相互聯繫的關係，更現實地把握到貧窮的原因了。但馬克斯主義的觀念，却在兩個錯誤觀點之下受了無謂的拘束：

第一是馬克斯在科學的時代還迷信着哲學，一種純主觀的頑固的推理，往往斲喪了本身的現實基礎。馬克斯的階級鬥爭理論，我們與其說是從經濟觀點出發，實在不如說是由哲學觀點出發來得確當。因為經濟只是一種制度，人類的參加某一經濟或某一制度，並沒有什麼先天的關係，只要有更好的新經濟制度出現，人類總是樂於接受，樂於參加。馬克斯乃以哲學的唯物史觀辯證法的見解抹殺了人類正義感的天性，抹殺了社會制度的真理性，不知道在正義與真理的鬥爭下，一種進步的新制度的出現，不論貴族、富豪、平民、窮漢都必起而擁護，為之奮鬥努力。為了頑固的哲學，馬克斯竟不相信正義真理，而相信階級，認為階級便是正義真理，這一哲學的錯誤，使馬克斯的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精深正確的觀察，弄得沒有什麼現實的實際的成就了。——現在對哲學懷疑的人已經很多了，但他們似乎還都有所期待，期待有誰來提出一個完整的「哲學否定論」的理論，於是他們才敢切實否認哲學。但這個想法是錯誤的，真實的「哲學否定論」便是科學，只有科學的完全的成長才會否定哲學，假如有人不怕浪費精力，建立一個「哲學否定論」的理論體系，那末他本身不久是變成一種哲學嗎？

第二是馬克斯對國家政治觀察的錯誤，他太注視於國家政治的特權壓迫現象，忽略了人民為經營共同生

活所需要的分工協作的組織與秩序的關係，認定國家是侵略的根源，政治是壓迫的工具，於是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無形中變成「半無政府主義」了。馬克斯的過於重視國家政治的消極流弊而抹殺了國家政治的積極作用，這一政治的錯誤，當然也是跟隨着哲學的錯誤而來的。馬克斯只看見國家政治的黑暗面，只看見國家政治的消極作用的流弊，不看見國家政治的光明面與積極作用，便一口咬定要取消政治，取消國家，認為人類社會最後只需要經濟的組織而不需要政治的組織。殊不知經濟的成爲制度，經濟的保持分工協作的組織和秩序，經濟的本身便是一種政治的存在。我們單憑一時的成見和感情作用，而要否定國家，否定政府，請問此後的經濟的分工協作的組織和秩序將如何保持如何進步呢？可是就在這一政治觀察的錯誤之下，馬克斯主義的革命運動便遭盡了無數的困難和挫折，世界的勞動者如入魔宮，遭盡了無數的無謂犧牲了。

總之馬克斯對於社會貧窮現象的經濟的觀察，是絕對進步的正確的觀察，但不幸迷信哲學，又加上政治觀察的錯誤，結果馬克斯所提出的消滅貧窮的辦法便是空虛而不能實現的了。我們不要誤信蘇聯革命的成功是馬克斯主義的成功，其實蘇聯實行的乃是嚴格的國家資本主義，蘇聯的執政者爲了適應其歷史傳統觀念起見，極力諱避國家資本主義的名詞，煊染爲「社會主義國家」。請問在馬克斯主義的理念中，能不能找出蘇聯「社會主義國家」那樣的系統呢？現在德國的希特勒正在以全力提倡「國家社會主義」，這個「國家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有何差別呢？——我個人的覺悟，革命的目的只是消滅貧窮，保持繁榮，由一個國家的永久繁榮進而爲整個世界的共存共榮，這便是革命的歷史的光榮！蘇聯應該排除一切疑懼和成見，把十月革命的經驗，把新經濟政策消滅貧窮的經驗，把蘇聯新國家制度的經濟，作忠實的表示，不再把馬克斯的錯誤保留在人間，這也許可以節省人類的慘痛的流血，切實消滅貧窮吧。

第二篇 貧窮之個人的責任

脫貧窮的發生完全是國家社會的責任，個人對於貧窮毫無關係，這恐怕不是的確的定論。一個機械的社會主義者，他也許會說：社會既有貧窮的事實，則任何三頭六臂的個人都是無法避免的；社會制度如不容許貧窮存在，則怎樣低能的人也可以生活。但事實上「不勞動者不得食」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甚或「共產主義國家」(?)所明示的貧窮的個人的責任，「不得食」是貧窮，「不勞動」便是個人招致貧窮的責任。世界上除非有不勞動而可以享受優美生活的地方，那才可以說個人絕對不負貧窮的責任。同時在實際的社會，許多貧窮現象的發生是由於個人的責任，並不一定是上帝或自然所賦予的不公平的特遇。機械的革命論者，他們往往爲了要保持一種虛偽的同情心，絕口不肯談論貧窮的個人的責任。但社會有這種事實存在，真正忠實於現實而不肯歪曲現實或掩藏現實的人，却不能不加以率直坦白的注意和研究！

一 個人欠缺社會生存競爭的認識與能力

人類由經營而圖謀生存，支持繁榮，這不是單純的先天的性能，而是根據於某一種性能發展進步而成爲社會的道德能力，而後個人靠着自己的道德能力參加社會的生存競爭，解決自己的生計享受，在社會的共同

生活的分工協作的組織和秩序之中盡其所能，取其所值，更以其所得的報酬去換取自己所需要的東西，過白己所認為滿足的快樂的生活。所以一個人的參加社會生活，那是一個非常複雜而遠大的過程，越是文明進步的社會，生活的過程便越是遠大，越是複雜，而原始落後的社會則較為簡單淺近。譬如在一個原始的家屬部落中生活，木犁石鋤，茹毛飲血，少數幾個人或十幾個人的共同生活，自給自足，生活簡單，每一個人都能明瞭自己的生活，都能明瞭全體的生活，差不多從生產以至於消費享受，都是親眼目睹，看得清清楚楚的。可是到了現代進步的文明的社會，貿易制度的進步變全世界為一家，不單享受消費擴及世界各地，就是生產方面的工具和原料也都是世界各地搜羅而來，現代的社會關係乃是世界關係，個人要通過世界的關係而圖謀生存，這一遠大複雜的生活過程，不是有豐富的社會科學知識的人就不能澈底了解了。

正因為人類共同生活範圍的擴大，社會關係的複雜遠大，個人在這一廣博微妙的過程中從事生存競爭，服務生產工作，個人所獲得的將不一定是生活所需要的目的物，而是針對其服務得到的若干酬勞，——工錢或者薪俸。又因為文化與科學的進步，生產管理與組織日趨嚴密龐大，而機械與化學在生產中的運用，更大的變更了人類勞動的性質，即是人類的勞力在生產中已失去絕對的主要地位了，也就是人類以單純的勞力為社會服務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的時代，任何服務都需要相當的專門知識或專門技術，不是單憑勞力就能服務的。所以現代的社會服務或社會勞動，乃是知識和技術的服務或勞動，或以知識技術為主的服務勞動，而不是單純的勞力的服務或勞力的勞動了。當社會重視知識，重視技術，更因知識技術的關係而重視到每個人的道德信用，這時候的所謂薪俸，所謂工錢，所謂報酬，就要以一質一來決定而不能以量來決定了。同樣一個工人的按日給付的工錢，可以少到一元，多到五元十元，同樣一個職員的薪俸，可以少到五十元一百元，而多到五百元一千元也很難說。同一疾病的請醫診治，普通醫生也許只要兩塊錢甚至兩毛錢的診治費就

够了；可是如請特別有名的高明的醫生，會索取五百元一千元之診治費也說不定。甚至現在的社會心理，大家迷信名醫，診治費低廉的醫生往往無人請教，門可羅雀，診治費昂貴到不像話的醫生反而應接不暇，門庭若市，所謂這個以知識技術獲取報酬的時代，薪俸工錢的相差大小，簡直不可以道里計。但人類以服務取報酬，又以報酬去過生活，報酬大小相差到一元與一百元甚至一千元之比，社會貧窮現象的問題自然更加了一重複雜的因素。

不過社會生存競爭的遠大複雜，服務報酬的巨大等差，個人無法轉移，拿破崙的百萬大兵也不能破滅社會所需要的制度。一種進步的政治的力量，也只能使社會制度趨於進步，趨於改良，却不能使社會歸於消滅。於是個人對於社會的生存競爭，就只有抱定一個堅定的信念，明確的認識，就是個人為生存而參加社會，必須以知識技術去服務，去獲得報酬，而以報酬的所得去支配自己的生活享受。較高的知識技術可以獲得較高的服務報酬，可以享受較高的物質生活，即是個人可以有較大的把握避免貧窮的災害。就是貧窮現象的避免，在個人立場並非不可能的事情。馬爾薩斯以所謂消極的預防如制慾、避姪、墮胎等殘忍不道德的方法來避免貧窮，其實遠不如提高個人道德能力水準，藉以較大的服務取得較大的報酬，在生活的儉樸和積蓄的習慣之下，個人的貧窮現象總是不難避免的。可是如果個人醉生夢死，或自恃有所依靠，自以為有鉅大的祖遺財產或有力者的支持，個人的生活用不着憂慮，道德能力漫不注意，一無所能而又為社會不能信任的人，那末任何事變的發生，也會使他遭遇不可逃避的貧窮的災難。一個人立身在社會之中，必須靠自己的力量，必須靠自己的道德基礎，靠自己的知識技術去求生存。

二 懶惰嗜好虛榮糜費

個人陷於貧窮之災的第二個原因，那是惡劣的生活習慣，例如懶惰、嗜好、虛榮、糜費等等。人類不良的生活習慣固然不勝列舉，但這四種却是直接能夠引起貧窮之災的。一個人不怕他有比孔子還大的道德信用基礎，比鄧通石崇還多的財富，比樂毅諸葛亮還好的學術才知，但他只要有了這四種惡劣的生活習慣，便可以決定他的貧窮的命運，最多不過時間延長一點就是了。

道德信用基礎好的人，他的確不愁貧窮，他在不名一文的時候，用不着開口向人借貸，也會有朋友或社會來救濟援助，使他渡過貧窮的難關。可是惡劣的生活習慣一旦發現，生活基礎一天一天陷於黑暗薄弱的時候，那就會弄到「吃盡當光」告貸無門了。那時候龐大的財富化為烏有，天大的本領也無人信任，墮落與貧窮兩條路，即使不願意也總得走上去了。

懶惰的人，往往是低能的人，因為人類的道德、學問、知識、技能，本來就要從勤苦中得來，若在幼年少年的學生時代就已經懶惰成了習慣，別人一天有一天的進步，一年有一年的進步，懶惰者却依然故我，在人羣之中，他將成爲一個後天的低能者。道德學術無止境，勤苦的人即使在社會就業之後，也要注意自修自治，繼續進步。不能自修自治的人，即使勉強不荒廢職業，但也不能有什麼進步，仍舊要顯着能力低下了。可是最後即使有了不起的道德能力的人，但這也要在社會的存在中表現出來，才可以獲得應得的報酬。否則你有了知識，有了能力——也許有的人是自以爲有知識，有能力，目空一切，看不起社會，看不起世界——藉口「清高」「消極」，其實懶惰貪安逸，結果就只有一天一天沒落而陷於貧窮之境了。懶惰的知識，不如

沒有知識，而且知識這事情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懶惰的知識也會退化變成沒有知識呢。

有嗜好的人，例如烟、酒、嫖、賭，沉迷於跳舞、戲劇等之中，他們迷失了人生的路向，竟把個人的一生歸宿於一種嗜好之中，爲了一個嗜好而了却他的一生。這許多嗜好的發生，有的是會改變整個的生活習慣，影響個人經濟，陷入貧窮與墮落之中，有的更在生理上造成反應，烟、酒有癮，嫖染瘡毒，賭博使人生活失常，身體孱弱，一個有作爲的極有希望的青年，偶一失足下去，便會抱憾終身，無術自拔，這時候不單要貧窮，而且必然的要墮落下去了。本來烟、酒、嫖、賭是「一種苦事，沒有這些嗜好習慣的人強逼他去烟、酒、嫖、賭，實在是最難受的刑罰。不幸中國社會的社交應酬，以烟酒爲「初級應酬」，以嫖賭爲「高級應酬」，要在社會混的人沒有道德沒有學問都不成問題，只學會了這些應酬的基本技術，更有一些虛僞欺騙工夫，便可以勝利成功了。而達官貴人之流，也要「逢場作戲」，不以爲恥，自然而然造成普遍的風氣，因之中國因嗜好而造成貧窮的人，就較他國爲多。所以在別的國家因嗜好而貧窮，個人責任較重，在中國則大半是國家社會的責任了，達官貴人的「逢場作戲」固然烏烟瘴氣，而政府財政更運用種種巧妙手法以烟賭爲摺注，不更是公開的祕密嗎？

虛榮對於貧窮的關係，雖然不如嗜好懶惰的普遍，但許多人的因虛榮而陷於貧窮的境地，却是值得注意研究的。中國人喜歡在婚姻、喪葬、生育、祝壽等事情上排場面，所謂大富之家，一次事件便會花費數十萬元數百萬元，「大出喪」的隊伍排出去三里五里，儼盡天下的乞丐、遊民、和尚、道士、大小音樂隊，而祝壽、婚姻、生育的送禮花費宴慶熱鬧也是一次打破一次的紀錄，出於人們的想像以外，公私要人的出巡迎送，搭彩牌，貼標語，僱隊伍，開筵祝賀，亦復與大出喪相彷彿，這一切虛榮的行動，事實上都潛伏着貧窮的因子，因爲這些花費的來源，必然的都出自民間啊。但最可憐的還是中下之家，他們的花費不能轉嫁到別人

頭上去，却又不得不顧場面，「當掉了鍋子送人情」還是小事，借了高利貸或朋友的錢來辦喪事，辦喜事，一次舉債，終身受累，與貧窮結不解緣，這所謂自作自受自喫苦，對人生的認識就太淺薄了。有的人對日常的衣服物具，也好像只是爲了給別人看，不顧自己的衛生實用，更不顧自己的經濟能力，在高度的虛榮心理之下，爲了要華麗，要場面，從「食」和「住」上面節省下來，願住一個「衣」字還不算，更且舉債變產置辦華麗服飾，自行走入貧窮的絕路了。其實生死是自然現象，誠意做來便好，實在沒有絲毫場面可排，衣服只要整潔衛生便好，你有了「一套甚或三套五套的美衣華麗」也不能障礙本身道德能力的空虛，但貧窮的災難却無可奈何的把你籠罩着了。

糜費的發生，有的是由於虛榮，有的是由於道德的墮落，有的則由於缺乏常識，但多數是這三種原因都具備的。一個來路不正的暴富之家，借祝壽出喪等事排場面，虛榮當然是主要的原因，而他的道德不足以爭名於世，正好借祝壽出喪的場面遮遮真氣，而他又不知道祝壽出喪的大場面之後更惹起多數人街談巷議，臭名更爲喧騰，這便是無常識。又如公私要人的出巡迎送，接受迎送的人是虛榮心，辦理迎送的人藉此勾結升發，撈摸油水便是道德的墮落，而迎送的雙方皆不知走正道，寧受萬民痛恨唾罵這便是缺乏常識。

當然，大貧小貧的中國，一般人的貧薄生活連正費都不濟，糜費的話好像是很難說了。除了達官貴人和太富之家，似乎再也擔不起糜費的責任，好像大家都是先天的貧窮，並不是糜費而貧窮。但事實上種種糜費的現象，不須尋覓，隨手可得，不說大多數的人還沒有處置廢物廢料的常識，變成糜費的行爲，而公私機關住家對於水電的浪費，電燈水喉不會隨手關閉，這一普遍的道德墮落的糜費行爲，便影響着許多公私財政上的困難。至於以整潔的箋封紙張作大使用紙或以之抹桌生火，這也不是小說中的事情，也用不着大的政府機關，就在普通工廠商號，只要主人或主持人不在面前，便公然行之不以爲非了。所謂物不能盡其用，人不能

盡其力，——現在這時代還談不到人盡其才——不單廢物廢料不求利用，就是工具原料也任意糟塌浪費，貧窮的存在自然是勢所難免了。

三 犯罪破獲與投機失敗

個人要負貧窮責任的第三種現象，那便是犯罪破獲與投機失敗。一個人爲了懼怕貧窮，希望利用犯罪和投機的方法取得非份之財，一次成功便可終身不愁貧窮，這一種畸形的生存競爭的方式，在畸形的社會中是不能避免的。所以犯罪而能成功，投機而能勝利，消極的道德的責備在他們已不關痛癢，只有把他當作倖運兒而寬恕他們了。但事實上犯罪與投機者的生活，往往對犯罪與投機變成習慣，就是第一次得手成功之後，決不會不作第二次。第一次是嘗試，第二次是熟手，從此以後便當作職業了。犯罪者和投機者往往有其特殊的生活和環境，生活的糜爛浪漫是必然的，而且幹過第一次之後，他的微倖心與小環境——犯罪和投機所必須的夥伴——也不會容許他在任何時候歇手。

犯罪與投機，是社會的兩個貧窮的大陷阱，好像戰場上的陷馬坑，那些奔跑飛騰的戰馬，一跌下坑裏去，要想跳出來也不可能了。爲了怕貧窮而犯罪，而投機，結果反而投入貧窮的陷阱，受貧窮的困厄而死。

在一個動亂轉變的時候，道德沒有確立，秩序沒有穩定，社會的任何事業都會或明或暗的染上投機和犯罪的色彩。譬如革命，慈善和宗教是最清高的事業，但也會落入投機與犯罪的漩渦中。但那些犯罪與投機，都有所掩蔽，不是特別觸犯了某種個人或某種勢力，不容易受到失敗的遭遇和應得的罪刑。這些「神」和「聖人」「善人」的犯罪投機，他們即使也有失敗的時候，但也不一定就會貧窮，這是一重歷史的公案，這裏

幾乎無法討論，只好等歷史來下公平的判斷，或者政治再給他們一個報復。我們這裏所要討論的犯罪和投機，乃是普通的犯罪和投機，既非「上帝」，又非「惡人」「善人」，而是一種普通人，他們的確確有貧窮的可能，但又不願勤苦刻苦過生活，就只好去犯罪投機，最後終於逃不了貧窮的命運。

普通所謂投機犯罪，不外乎賭博，投機交易，或搶劫、偷竊、拐騙，這些事情，有的國家法律是明文禁止的，有的國家法律雖然明文禁止，而仍能公然存在，有的國家法律則竟不加禁止。賭博的花樣，在中國多到可以編一部百科全書，而且每一個人都能擅長三種五種，否則便不成其為中國人了。中國人的過新年便是一個賭博的節期，一個中下人士一年的所得，平時克勤克儉一文錢都不肯花用，却都要在這一個節期上輸得一乾二淨，甚至還負起一大筆債，再做一年都還不清。至於平常時候沉迷賭博，連事業職業都不顧，妻子兒女都不顧，甚至連妻子兒女都典賣了，或弄到自殺了，這種貧窮的慘狀，便是好賭的過失。

投機交易如一個人賴黃金、棉紗、食糧、證券等交易所而生存，競做「多頭」「空頭」，在價格上落上賺錢獲利，藉此生活，不勞而獲的時候固然歡天喜地，但每一個風潮降臨或大投機者操縱把持的時候，這下面破產自殺的人也不可計數。假如以參加交易所的資本，經營正當的生產事業，或以這些時間努力一個職業、事業、學問或技能，他非但不至貧窮，一定可以圖謀一個溫飽的有意義的生活。不幸他要不勞而獲，憑空變成鉅富，因此跌入貧窮的陷阱，這不是咎由自取嗎？

至於犯罪的問題，這問題的廣大複雜，幾乎不容易討論。一個有正當職業甚至有官職的人，為了一念之貪而舞弊，偷盜，勒索，一旦破獲，名譽掃地，不單失業，甚或身陷縲紲，從此傾家蕩產，永世為貧窮所困了。我們這裏所要特別注意的，乃是一般社會的搶劫、偷竊、欺詐、拐騙等等以犯罪為常業而生活的人，中國在二十萬人口以上的都市中，這種畸形生活者便往往在萬人以上。這種畸形生活者的存在，普通人受累而

貧窮的當更在十倍以上。這些靠犯罪而生活的人，動機由於好喫懶做，欠缺知識技術，職業不容易找，便只好以犯罪謀生活了，但犯罪者的生活，其實也不一定寬裕，他們背後有無數剝削的人，「老頭子」與夥伴，捕探與警察，將收去贓物價值的大部份，而其自身的糜爛生活，有錢在手便烟、酒、嫖、賭，說不定半個晚上便會花光。萬一破獲被捕，組上魚肉似的受着審問，送賄賂，請律師，等到罄其所有之後還是叮嚀下獄，接受罪刑，結果比貧窮還要慘苦！機械的革命論往往說犯罪是社會的責任，是社會環境所逼成，但犯罪行為的直接責任，犯罪者却不能逃避其個人的責任呢。

第三篇 貧窮之社會的責任

一 家庭制度與教育制度

普通的蟲類，一經過孵化脫去了卵殼，牠便能自立生存，自己去經營牠的生活。普通的鳥類，則於脫去卵殼，經過一個星期或一個月之後，便也能够自立生活。普通的哺乳動物，則脫離母體之後最多半年一年，也能够自立生活了。可是人類這個高貴的動物，却脫離了母體三年五載之後，還好像只是一條柔嫩的幼蟲，到了十年以外還好像是一條較大的幼蟲，普通的生理現象要到十六歲左右才算是像成蟲。十六歲左右是成人了，但這個稚嫩的成人却還不一定就能自立生活，他還要進大學，到外國去留學，得到了博士頭銜，再到世界各地遊歷一番，到三十歲左右，這才算是像一條老蟲，要開始自立生活，要獨立圖謀生存了。

所以說起人類這個動物，三十歲得到了博士頭銜才算是像一條成蟲，比那些剛剛攪出了卵殼便是成蟲的普通昆蟲類，脫離母體一年半載便要自立生活的普通哺乳動物，確有無從比擬之勢。我們如硬要說頭殼腦去把人類和其他動物放在一起比較，那是侮辱上帝，也是侮辱人類自己。不過關於人類生命現象的概念，經過了這一番比擬，可以消滅了許多宗教的哲學的對於人類生命現象的神祕性。科學地說起來，人類不過因為生理

構造的不同，能够由自然的反應的生活進化到社會的知識的生活，人類有一付利於思考利於發展的腦部組織，而其他動物的腦部組織極其渺小簡單，僅僅可以供自然的反應生活之用，再沒有思考與發展的可能，因人類便能造成無限進化的社會，而其他動物就只能於自然的反應下討生活，渾渾噩噩，自生自滅，受着人類的支配了。

人類的的生活，已由自然的反應的生活進化而為思考的知識的生活，但人類在這一進化的過程之中，大家同具一付腦部組織，有的充分的完成了思考與知識的基礎，得到了博士頭銜，有的却還和其他動物一樣，在自然與反應中討生活，渾渾噩噩，自生自滅，由於知識能力上的差別，形成生活享受的差別，社會的貧窮現象便在這些差別中必然地發生了。我們知道，假如人類個個都是博士，個個都能充分的運用腦部組織，個個都能充分的發揮其思考與知識的能力，社會的貧窮現象也許是極其簡單，極其平淡，甚至貧窮現象根本不能存在。可是一種悲觀現象的存在，同是人類而有的已成爲博士，有的却還是渾渾噩噩和禽獸一樣，博士們的生活是那樣富裕，禽獸一樣的生活是那樣的貧薄，日夕在貧窮狀態之中！

人類同具一付腦部組織，爲什麼不能個個人都成爲博士，都經營富裕生活，還不是個人的責任，乃是社會的責任。人類已超出自然的界限而成爲教育的動物，思考與知識的動物，但社會的制度却沒有普遍的給人們以教育的機會，社會把一部份人造成博士，而把大部份人聽其自然，淪爲牛馬，於是在人類社會共同生活的經營中，只有少數人過着真正的人的生活，而多數人過着貧窮的牛馬生活了。試看現在社會的家庭制度和教育制度，家庭中的生育子女是一種養育動物的方式，把子女養育到長大成人了，在生理上養育到長大成人了，家庭的責任便完了，此後的女子成牛馬，成盜匪，成遊民，家庭便不再負責，至於腐敗黑暗的家庭，在一種對待子女的溺愛政策之下，除造成子女各種惡劣生活習慣之外，又以一種拜金主義的心理，爲子女經

營一份巨大的財產，「錢能通神」，只要有錢，還怕子孫萬代不過安富尊榮的生活嗎？不幸進化的社會恰恰相反，巨大的財產在半禽獸的子孫手裏，只消短時間的狂嫖濫賭便可以化為烏有，父母的眼睛還沒有閉，親眼看着兒孫在貧窮了，墮落了，比禽獸都不如了。縱然老頭子們狂罵其不肯兒孫，然而不肯兒孫並非從天而降，也不是前世的冤孽今世來報仇，却確實是從他的家庭中產生出來的半禽獸的動物，因為他沒有受到進化人類所應有的教育，家庭中只把他當作玩好的愛犬或愛鳥，無怪這一禽獸一會變成敗家精！

進化的社會，教育本來已成為一種專門事業，一般人的教育成功，家庭只負極小的責任，學校要負主要的完全的責任，然而現在這一種奢侈品商品化的教育制度，牠能負擔甚麼教育責任呢？多數的家庭負擔不起那樣龐大的教育費用，投機教育家以教育為特種商業，以教育為升官發財的淵藪。不信任學校的老頭子們往往自詡高明，他們靜靜的看透了黑暗教育的內幕，他們洞若觀火的回憶着無數黑暗教育的故事，無數的家庭為教育而犧牲了，無數的青年也為教育而犧牲了。所謂一個投機教育家的成功，須要破滅無數的家庭，葬送無數的青年，「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話，以之描寫戰爭或者不盡妥當，以之形容投機性的商品教育，却再適當也沒有了。

投機性的商品教育制度，牠不單摒絕無數優秀的青年男女於教育領域之外，陷無數的青年男女於無知識半禽獸的境地，不可免的過着貧窮生活。就是叨天之幸，微倖得到受教育的機會，然而那種拜金主義形式主義的教育，那種奢侈品的教育，也不一定能夠對青年男女予以充分的道德知識和體格的教練，有的因家庭不勝負擔——家庭或已被教育而破產——而中途輟學了，有的還正在教育過程之中便已經墮落下去了。我們試以幾點極平常普遍的現象而論：第一教育不是勞動，為什麼也要實行休假制度？在家庭制度比較進步的國家，學生們寒暑休假回家過短期的家庭生活也許有利無弊，然而在家制度腐敗落後的國家，這一休假正好使

學生們半年學習所得仍歸荒廢，再回復了以前的危險習性而回到學校裏來，這不是把教育變成循環的浪費嗎？第二好爲人師的教育家們，他們自身的道德、知識、體格還遠不夠教導學生的水準，但爲了勉強保持自己的師長的地位，便以一種低級趣味和迎合墮性心理的方式去博取學生的歡心，或以無恥手段摧殘墮落的學生作擁倒工作製造風潮，把教育的效果破滅得乾乾淨淨了。第三教育本是整個國家的政治責任，國家爲了要造成進步的國民，更以進步的國民來造成進步的國家。整個的教育既是國家的政治負擔，但爲甚麼國家到現在還不能負擔這一責任，而有的國家却容許於教育之外在學生中另外掀起一種政治教養運動，這一黑暗現象的存在，不單是教育的矛盾，也是國家的矛盾。在這一黑暗現象之下，教育又會有甚麼效果？

總之，人類沒有善良的家庭，沒有真正的教育，社會總有缺乏生存能力的牛禽獸的人，便總有貧窮現象存在了。

二 犯罪者與剝削者

當社會關係還沒有完全調整合理之前，社會上還存在着渾渾噩噩的人或半人半獸的人，而富有知識的「聖人」「善人」們又顧着自己的名利圖謀最安全的生活，於是整個的社會不是共同生活的組織，而只是一種互相侵略的組織，或只是在共同生活的烟幕下互相施行其冷酷的侵略。當前的社會，事實上是有着兩種侵略：一種是犯罪者，另一種便是剝削者，不過二者雖同爲侵略行爲，但前者是自有國家以來便被法律嚴厲禁止，而後者却是受着法律的保護，近了近代國家才加以局部的取締或禁止。所以犯罪者與剝削者，我們可以稱前者爲黑暗的侵略，後者爲公然的侵略，至於國家與國家間的侵略，在侵略主義者的目光中，那更是天經地

錢的當然的侵略了。

社會有侵略現象的存在，當然便有貧窮現象的存在，被侵略者汗血的所得，在勤苦的積蓄之下，本來可以勉強溫飽，然而在一不幸的侵略災禍之下，他將成爲一無所有，愁饑號寒，苦於貧窮了，這當然不是個人的責任，而是社會的責任啊。一羣犯罪者的活動，有如一羣冷酷的獵人，他們對於良善居民的侵略，好像獵人羣找野兔野牛和各種野味一樣，都是擇肥而噬，待時而動，偶一疏忽，便受着搶劫、偷竊、欺詐、拐騙的災害，盡失所有，分文不留，變成貧窮了。往往一個人經營一身的結果，克勤克儉節衣縮食的結晶，經不起一次殘酷的搶劫、偷竊、欺詐、拐騙，便陷於赤貧，僅有的生活基礎被打破了。而這些犯罪者的肆虐的機會，總是集中在中下居民的身上，一經被害立即貧窮的中下居民，他們僅有微薄的積蓄，勢不能有週密的保護，而且不值得有周密的保護，然而不值得周密保護的中下居民的財富却是犯罪者最容易得手的東西。真正的大富之家，遭了搶劫、竊偷、欺詐、拐騙而仍無妨生活，不怕貧窮。大富之家，他們有私家的周密保護，還更有國家的周密保護，財富雖然龐大如山，犯罪者雖然餽涎欲滴，却奈何不得。中下之家受了犯罪者的侵害，他們從此變成貧窮，可怕的飢寒將威脅他們的生命，政府對之却如輕烟淡雲，毫不在意，輕輕的咳嗽一聲就完事了，因爲數目既小，而且自不小心啊！可是大富之家偶一被犯罪者所騷擾，即使毫無所損，——其實偶有損失也無妨於豪富——却也會興師動衆，發動政府的全班人馬去查緝偵察，因爲那不單是目無法紀，而且是目無政府，政府所要特別盡力保護的目標，犯罪者居然大膽來侵犯了，這還了得嗎？

社會還有一種公開或半公開的侵略者，還便是高利貸，奴隸主，暴利主義的商人和工廠工場主人，以及遊離於社會的種種惡勢力。在高利貸的活動之下，勞苦的平民便如飲鴆止渴或者打麻雀針吸鴉片烟，一跌進陷人坑再也沒有出頭之日，一輩子在貧窮中討生活了。高利貸的侵略，用利息的方式敲骨吸髓，誰要落入高

利貸的牢籠，利大於本而利又變成了本，辛苦血汗的所得，非但不夠還本，連利都付不起，於是一個高利貸者之下至少有五十個一百個平民在終身負債過貧窮生活，國家若承認了高利貸制度那末全體的國民便都受着貧窮的威脅了。

在奴隸制度之下，奴隸主人賣去一頭豬或一頭牛，便可買進幾個人，這些奴隸的人也和豬或牛一樣，成爲主人的財產，成爲主人的有生命的活的財產，奴隸要如牛馬一樣幫助主人生產，爲主人而生產。主人對奴隸有什麼不滿足，可以和對待牛馬豬羊一樣，鞭打，處死或送回市場去出賣。在奴隸制度之下，奴隸的遭遇虐待和不幸，失去了做人的權利，已經不是人道主義的問題，因爲奴隸主人根本沒有把奴隸當人看待，奴隸只是有靈性能說話的兩腳動物啊。可是我們這裏應該相信的問題，就是淪身爲奴隸的國民，他們雖然不幸而淪於奴隸的地位，他們却同具有天賦的本能，同具一付人類的腦部組織，但在一種侵略力量之下，有的是被人狩捕，有的是被人拐騙，有的因負債而被人出賣，他們不單貧窮，連自由也剝奪了。一個人而成爲奴隸，他本身是不由自主，無責任可言，但社會承認奴隸制度，這便是野蠻的社會的責任！

在暴利主義的工商制度之下，一切開設工廠或商店的主人，他們恨不得每年都有百分之三千或百分之三萬的利潤，於是在這一無底的慾壑之下，生產與消費的雙方便成了暴利主義的工商主人的侵略對象。而多數的勞動國民，他們一方面是出賣勞力的生產者，是運用工具變原料爲商品的生產，一方面却又是以勞力之所得去購買商品的消費者，他們既要生產，又要消費，正好在暴利主義的工商主人之下受着雙重的侵略了。這雙重的暴利主義的侵略，經濟侵略的鐵爪，每一個國民的筋絡血脈都微妙地被這個侵略的鐵爪鈎住着，一刻都不會放鬆，除非他們真正的貧窮了，血管運一點最後的水份也沒有了，這些神祕的無形的鐵爪，才會不得已的自行萎縮下去。然而暴利主義侵略下的平民，他們一天一天的走向貧窮，受着飢寒的圍困，這難道

是個人的責任嗎？

在進步的社會中，這所謂犯罪者與剝削者的侵略，都已受着法律道德的非難和禁止。但整個的社會制度本身所蘊藏的矛盾，決不是道德的非難和法律的禁止所能奏效，而需要澈底的社會制度社會關係的調整和改正啊。

三 生產過剩與勞動失業

社會更慘烈的貧窮的災害，那便是馬克斯在資本論中所特別重視的資本主義的週期性的經濟「恐慌」或經濟「危機」。社會經濟發生恐慌現象，一方面是工商主人感於生產過剩商業凋零而恐慌，一方面是勞動國民感於工廠倒閉商店停歇而恐慌。前者的恐慌是怕虧本，後者的恐慌是怕失業，然而恐慌到了不可避免的時候，國家的稅收也會低跌下去，國家財政也連帶發生恐慌了。

在整個社會經濟的恐慌現象之下，國家財政，工商主人與勞動國民三者雖然在同一「危機」之下發生恐慌，但前二者都可有所轉嫁，勞動國民除仰賴於慈善救濟之外，竟只有坐困貧窮，凍餓而死。國家財政本來是一量出為入，臨時稅收短少還可向國內國外舉債，編製新預算的時候，可以增加稅額或舉辦新稅，握有紙幣發行權的政府，又可以增發紙幣為挹注，總之，只要統治大權在手，政治決不是一件虧本的生意，——假使政治可以當作生意的話。工商主人方面，他們除了虧本以外，也並無其他危險，但他們能夠繼續張開侵略的鐵爪的時候，還是會想盡方法來復蘇他們的事業，托拉斯制度與新迪加制度的產生，便是於恐慌之際，工商主人與工商主人也在作着不流血——雖然看不見流血，實際比流血還慘，無數中小工商主人的破產

自殺，不是用血來染歷史，而是用淚來染歷史——的殘酷的搏鬥，大工商主人把中小工商主人不經過洗滌消毒而連毛帶骨吞下肚去了。侵略的鐵爪會像魔鬼一樣，一次恐慌之後，便會再以一次的新形態而出現，暴利主義的工商主人吞滅了勞苦國民，大工商主人吞滅了中工商主人，更大的工商主人又吞滅了一般的大工商主人，最後這侵略的鐵爪竟會伸展到國外，佈滿到全世界。侵略的鐵爪雖然看不見血印，然而近代國家的戰爭的流血，已匯成無數的血海。慈愛的人類與聰明的紳士們決不是愛玩血海，但近視與成見將毀滅人類！

恐慌之下，國家財政與工商主人都自有其轉嫁復蘇之道，可憐的勞苦國民，却只好像傷殘的戰士一樣，含淚退出工廠商店的大門，飯碗敲碎了，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吃飯的地方了。即使被逼而減低了工作的報酬，殘酷地奪取了與自己相彷彿的另外一個人的飯碗，但這也不一定就是打不碎的鐵飯碗或橡皮飯碗，還只是一個更脆薄的粗瓷飯碗，一不小心就打破了。試想恐慌之下，一個國家的失業人口動不動就是數百萬人數千萬人，勞力在競爭跌價的時候，誰的飯碗會牢穩呢？那時候的飯碗即使牢穩，也是不斷低跌之後變成半飢餓的貧窮狀態了。

當生產與消費，為暴利所間隔，失去正常的聯繫關係，工廠主人爲了暴利主義的要求，儘可能的減低工資，偷工減料，製成品的售價，出廠的時候已經照成本加上一倍，此後運輸商人，批發商人，零售商人勢必又要加上一倍，到消費者的手裏是出了四分的代價，實在只有一分的貨品，其餘的三分變成暴利，變成各級工商主人的財富了。可是一個國家之內，最大多數的最基本的消費者乃是勞苦國民，然而國民的收入有限，暴利主義的工商主人的慾望難填，國民的財富一天一天乾癟下去，暴利主義的慾念却一天一天熾盛起來，這個不合理的經濟制度會發生怎樣的危機，我們只要稍一思索就可以知道了。

可是這裏災禍的根苗，也許是由於工商主人自己的失算，使自己的營業計劃出了大漏洞。現代的生產，

因為機器與化學的進步與運用，生產管理的改善，生產效率與時俱進，舊機器換了新機器，生產力大一倍，一種新的化學方式的運用，生產力又大一倍，生產管理的精密改良，生產力也可以大一倍，生產力的增大好像魔術師變戲法，簡直無理可說。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中大唱其食物是等差比例的數學級的增加，三百年後才能由「一」增加到「十三」，現在的人如果還說那樣的話，就真會被人笑死，在高度的科學生產化學生產之下，一次的發明發現在生產上的成功便不止十幾倍，而是數十倍數百倍啊。農業的機械化和化學肥料的應用，數千萬頃的石田荒地變成沃壤，驟然開小麥過剩了，棉花也過剩了。一個科學家發明了煤渣滓製染料製香料，數千萬頃種植染料香料的土地過剩了。科學的無限魔力，她要擴大人類的生產力，幾乎如小孩子吹肥皂泡，不費氣力，而暴利主義的工商主人也正需要着科學的發明製造成本低廉的貨品而以高價賣出去，好使他的荷包吹氣球似的膨脹起來。不幸問題的發生却正在這裏了，暴利主義者的生產，他的目的並不是爲了消費，只是爲了獲利，爲了賺錢，在生產過剩的時候，貨棧裏的產品儘可霉爛，儘可腐敗，却絕對不願意虧本賣出去，甚至爲維持市場價格，寧可投諸海中或付諸烈火，數百萬人的啼飢號寒，他們竟置而不顧。

工商主人爲了賺錢獲利，無限制的競爭擴大生產，增高生產力，但市場有限，很快就造成了生產過剩的現象。爲了保持財富的生命，生產過剩之下自然只有趕快閉關，數十萬數百萬的工人職員便被驅逐到飢餓線上，他們失業了。這一貧窮現象的發生，我們不相信這是任何個人的責任，在整個的社會經濟制度矛盾之下，嚴重的恐慌現象的發生，「無產階級」固然是這一制度的犧牲者，「資產階級」也同樣是這制度的犧牲者，全人類的生活都在這一現象下發生恐慌，決不是階級鬥爭或暴動的個人主義的仇恨報復所能解決，而應該解除制度中的矛盾點啊。

四 疾病瘟疫和災荒

因疾病瘟疫和災荒而發生貧窮現象，這可以說是個人的責任，例如一個人的自己作踐自己的身體，浪漫行爲和不良嗜好都足妨礙身體的健康，不知預防不合衛生的生活更容易招致瘟疫，懶惰與疏忽往往發生意外的災荒，這些不都是個人的責任嗎？但這也又可以是自然發生的現象，任何個人決不願意疾病、瘟疫、災荒的降臨，但大自然的存在却總是不由人意，病魔的纏擾使富裕之家「人財兩空」，瘟疫的橫行把整個的村落城市都毀滅了，大災荒的發生更往往使整個國家的繁榮化爲烏有，全體人民挨凍受餓了，這大自然的現象，誰也負不了責任。

但是實在的說起來，個人力量有限，疾病、瘟疫、災荒的發生，純恃個人的力量來預防反抗，所得的效果往往等於零。同時人類的生存須與自然相鬥爭，大自然所發生的疾病、瘟疫、災荒應該用人力去克服。不過這所謂人力，不是個人的人力，而是整個社會的人力，才能有確實的效果。所以在進步的社會，如其中還有任何個人因疾病、瘟疫、災荒的侵擾而陷於貧窮或比貧窮更痛苦的生活，這確實是社會的責任。

在經濟制度合理的社會，人類的生活沒有飢寒，沒有煩惱，疾病的發生本來就可以減少到最低限度。貧民村貧民窟的居民如果不因經濟的窘迫，因失業的困擾，也不至過極端的不合衛生的生活，可怕的瘟疫也不會像野草烈火那樣猛烈傳播了。如果現在可以讓我們有一個研究疾病和瘟疫發生的機會，我們便將得到一個明白的判斷。

極少數的疾病是由於富貴嬌柔失去抵抗力，感冒傷食也能斷送了生命。縱然糜爛也是由於財富太多而作

踐自己的生命。

極大多數的人却是因爲飢無食，寒無衣，風雨無住處，生活不安，煩惱煎熬，抵抗力雖然強，鐵錫的金剛也給病倒了。貧窮者不病便是福，病下來無醫無藥，還不是坐着等死。

瘟疫的發生總是在貧民窟，貧民村，鼠疫病菌霍亂病菌總是在那些地方生長出來，而且那些地方也最容易傳染。那些地方的衣食住是人鼠不分，鼠是每一個骯髒家庭生活的一隊，——不是一員——天黑下來便是鼠世界。平常時候黑暗陰濕，隨地唾便，夏天又變成蚊蠅世界，所謂營養不足生活骯髒的一羣，他們不製造瘟疫才是笑話呢。

我們知道了疾病瘟疫怎樣發生的，百分之九十九的疾病瘟疫是由貧窮而發生的。可是我們再看一看社會爲疾病瘟疫而有的醫藥設備醫藥制度，所謂商品主義的醫藥，却又似乎只是爲那極少數的百分之一的疾病而設了。富貴者的疾病，不論感冒、傷食、腦病、性病，重價之下，醫生醫師們都張開着懷抱歡迎歡迎，藥房藥舖也都爲他們開的。貧窮者的疾病却只有挺死，他們的禱頭求拜醫生醫師們只有冷冷的哼一聲，藥房藥舖無錢不能進門。並且人口最多的貧民窟貧民村，也從不會有醫生藥房，倒不是貧民不生病，實在是貧民供養不起。貧民只有一個辦法，那是瘟疫的傳染性，大洋房也受威脅，逼得政府不能不注意他們的衛生問題，這是靠了造化的福！

疾病瘟疫不是個人的責任，爲什麼現在的政府還是置諸不理呢？

災荒的發生，在高度科學的佈置應用之下也是容易預防的。水災、旱災、蟲災、火災、科學上不是都有了預防補救的辦法嗎？可是那許多辦法絕不能靠個人的力量來措辦，即使是一個大富之家也負擔不起防止災荒的大工程，這是必須政府來領導倡辦啊。政府不名一錢，但政府應該知道自己必須有防止災荒的知識和實

任，保障其統治之下的國民的生活。否則災荒之後，慘酷的貧窮現象，個人固然難免犧牲，政府也難逃更大的責任；因為災民會變成亂民，政府對待亂民是鎮壓和屠殺，然而鎮壓屠殺到了失效的時候，一種血的責任才更重大更可怕呢！

五 內亂與戰爭

恐荒與災荒逼到多數民衆無法生存的時候，便不可避免的要發生內亂和革命現象。內亂的發生，如果能够得到一個進步的政治理想政治勢力的領導，產生了進步的新制度，產生了進步的新秩序，這時候自發的內亂便是進步的革命。但多數的內亂，都是有革命的趨勢，都是被壓迫者對統治者的不滿與反抗，然而他們自己却往往不一定有什麼新理想新制度，於一陣劇烈的騷動報復之後，不是爲另一個新起的投機野心勢力所利用，創立了換湯不換藥的新統治，這個新統治雖然換了姓名，換了朝代，然而制度還是那麼一套。否則便是於騷動報復之後，舊統治政府調兵遣將，實行殘酷征討，屠戮殺絕，或稍加招撫，便仍舊鎮壓平服下去了。

內亂就國家法律而論，這是大規模的有組織的犯罪叛逆行爲，內亂是公然破壞國家法律，破壞國家秩序了。但在政治的歷史意義而論，則正是於矛盾的社會制度之下，大多數民衆臨上了即將死亡的饑餓，不得已而作最後的搏鬥。在饑民災民一貧如洗的貧民的目光中，他們本來一無所有，安分守法只有死亡，於是就拚着死亡來爭取生存，實行暴動作亂。暴動之中，他們不一定死亡，但他們却可以得到許多維持生命的資料，如果搜劫到了大富的窖藏和珍寶，還可以立時變成富有，不愁貧窮了。而且在騷亂行動之中，還可以報復平時所受的欺壓，大快心意。總之，在貧窮者看來，也許是一個垂死生命的救星吧。

然而內亂在中上之家，在勉強可以支持生活的民衆，他們對之却心驚膽戰，他們相信這是血的時代，這時代不單難於生活，而生命好像螞蟻一樣，碰到了暴民的手裏便會宰鷄宰鴨般的被結果了生命。這是的確的事實，在太平的時候，不要說大富之家過着安心的快樂的生活，就是中常人家，也可以安安逸逸的享一份廉儉的生活，喝一杯咖啡也有無限的樂趣。在國家的周密保護之下，犯罪者連對他們看一限的勇氣都沒有。可是到了內亂的時候，一切都反過來了，越是大富之家越是窘困得可憐，財產被搶劫燒毀了，平時的養尊處優造成了軟弱與怯懦，成了生存競爭中的劣敗份子。而過去那些貧窮者與犯罪者，他們却成了時代的勝利者，成了天之驕子，他們有粗野的體格，他們有流血的勇敢，天下一亂，便是他們的世界了。如果我們相信「報應」的話，這便是自然的最大的報復！但我們是科學的歷史因果論者，認為在矛盾的社會制度之下，內亂與革命的發生乃是矛盾制度的必然的結果；矛盾制度的存在，國民中的貧窮者與犯罪者先受犧牲，富有者與統治者最後才被犧牲罷了。

革命與內亂，是國內的戰爭，但在聰明的統治者手裏，却往往能把這種國內戰爭轉化而為國外戰爭，就是把國內的侵略擴展到外國去，以殖民地為尾閥排洩國家內部的矛盾。他們利用本國的機器與化學的優點，榨取農業國家的食物和原料，而又以本國的工業過剩生產盡量向農業國家傾銷，或竟以本國的過剩資本移往外國，向外國植立更進一步的侵略關係。當然，農業國家對於工業國家的經濟侵略行動決不會無動於中，永久保持和善的忍受態度，偶然採取防禦或抵抗手段，這對工業國家又是正中其意，他們正好借着一不友好「家作戰的時候，工業國家在其本身的軍火製造上便佔了上風，農業國家勢必失敗。在戰爭決定了勝敗的時候，農業國家頭頸上架着一把鋼刀，對工業國家自然予取予求，賠款、割地、條約特權、只要提得出來，一切

都得接受。工業國家一次對外戰爭的勝利，對內的統治便至少可以穩定二十年或三十年，因為這不單對外的經濟侵略更得了一層戰勝的政治的保障，擴大而加強了殖民侵略的範圍，並且對內的國民心理的刺激，也更加強了對統治者的信仰啊。

但世界殖民地是有限制的，同時殖民地本身也會進步，但暴利主義者的侵略慾望却永無底止，在二十年二十年之後，恐慌又發生了，甚至各工業國家同時發生了。這時再發生了戰爭，便不是單純的工業國家對農業國家的戰爭而是下列的兩種戰爭了：

第一是農業國家受許多工業國的公開支持與另一工業國家作戰；

第二是工業國家與工業國家從事大戰，或幾個工業國家組織成對壘的集團作戰。

戰爭到了這一個階段，便誰都難操勝算了。這時候決定戰爭勝敗的條件，除戰爭的利器之外，還有各自的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政治基礎重在民主精神，民衆擁護戰爭，踴躍參加戰爭的國家，戰爭便能夠持久，支持到最後勝利。經濟基礎在於物產富厚，人民克苦能夠挨受戰爭生活，便也能够支持到最後勝利。看了這一個政治與經濟的兩個條件，我們又可以感覺到侵略主義的戰爭對本國民衆祇有負擔而無利益，所以爲少數暴利主義和特權者而戰爭，動搖失敗的可能性較多。而反侵略主義的戰爭，與民衆切身利害相關聯，民衆自身需要戰爭，這樣的戰爭就堅定而不易動搖，有不勝利便不能結束之勢。

戰爭是最大的消耗，是最大的犧牲，二十世紀的進步的世界，於歷次的痛苦教訓之後，總會知道戰爭的可怕，知道戰爭的毫無價值！但真正的消滅戰爭的辦法，却不是怕懼戰爭就可了事，一定要社會先消滅侵略，消滅貧窮，才會消滅戰爭。要各個國家自身能够保持永久繁榮，纔能求得整個世界的共存共榮！

第四篇 貧窮之國家的責任

一 國家政治的錯誤

對於貧窮的現象，不論這貧窮的發生是由於個人的原因，抑是由於社會的原因，甚至是由於大自然的原因；不論這貧窮的現象已經發生或行將發生，國家政治都可以有救濟防止的力量，而且確實有救濟防止的責任。不過這所謂國民的貧窮，如果能够防止於未發之前，根本消滅了貧窮的原因，比較是輕而易舉，只要澈底改革含有矛盾的社會制度就好了。若國民的貧窮已成爲不可避免的事實，工廠倒閉了，工人失業了，整個的社會已被恐慌掀翻了，犯罪者普遍地活動，饑民災民躍躍欲試想作亂暴動，那時候政府再想圖謀救濟，便非常費力。而且渡過難關之後，如不澈底改革社會制度，第二第三以至無窮的難關還是相繼而來。

在自由侵略主義的國家，他們認爲政府應該少管閒事，連民衆失業問題也不要管，國家財政可以節省一筆巨大的失業救濟費。他們認爲國家政治的存在，只是爲了維護統治特權，應該「爲政治而政治」，政治以外的事情最好閉起眼睛不管。若果有誰來擾亂社會秩序，動搖統治特權，這時候政府便應該發覺地出頭干涉，施行殘酷的鎮壓甚至屠殺。他們的最大理由是說國家的過於瑣碎的干涉會妨礙國民個性的發展，他們却沒有想到一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存在，却普遍地成爲國民個性發展的殘酷的銼銛，會妨礙社會的進步呢。國

家負着保障國民生活的責任，負着維持社會安寧的責任，爲什麼不能注意社會制度呢？爲什麼不能意識地改革或推動社會制度的進步呢？

國家是道德的形而上的精神組織支持着形而下的物質生活，國家在外表上是政治的組織，但她却負着中心的經濟的責任。國家是人民共同生活所需要，是社會關係的支持者，是人類分工協作的組織與秩序的經營者，所以當國民普遍地發生貧窮現象的時候而可以說國家並無責任，這實在是無知妄語。當然我們決不是說國民應該像依賴家庭那樣的去依賴國家而生活，不是說國家要無條件的供養懶惰墮落的國民，但原因於社會制度所發生的矛盾，因社會制度的矛盾而使無數國民陷於貧窮狀態，社會經濟發生危機，國民生活發生恐慌，這時候的國家還想推諉自己的責任，對內實施鎮壓屠殺，對外發動戰爭，更慘酷的加重了國民的負擔，加重了國民的犧牲，這就完全却失國家存在的意義了。——假如國家除了鎮壓屠殺和戰爭以外，便再無光明的歷史的前途，我們便只有發出淒然的浩嘆！無政府主義與半無政府主義將成爲歷史的勝利者了，我們現在對國家的努力，在歷史意義上竟完全是白費啊！

可是我們對國家終究是樂觀的，無政府主義的理念中始終只有一個低級國家觀念，他們認爲國家的存在只是一個鎮壓屠殺和戰爭的工具，此外絕無作用，所以國家的消滅只是遲早問題，同時他們也忽略了政治的真正價值，他們的政治價值只是一種特權現象，爲特權的存在便不得不實施鎮壓屠殺和戰爭的殘酷手段。我們却認爲特權現象乃是一種低級政治，真正的政治乃是以國民共同生活的進步爲中心，以社會經濟的進步爲中心，能够支持國家於永久繁榮，實現世界的共存共榮，這才是政治的真正價值。無政府主義或半無政府主義者往往將社會的經濟組織與政治組織機械地分開，以爲國家只是一種政治組織，將來進化的社會可以只要經濟組織而不要政治組織，便可以不要國家不要政府。但事實上經濟的成爲制度，成爲組織，牠的本身便是一

種政治的存在。請問經濟要不要組織呢？要不要制度呢？未來人類的進步將變世界為一家，這廣漠的組織與秩序的存在，是不是要國家呢？是不是要政治呢？

國家政治自有其光明的歷史的前途，但在成見與愚昧之下，至今還不能跳出侵略現象與特權現象的泥潭。國家有侵略，當然就有貧窮，有特權當然就有壓迫，而貧窮與壓迫的存在，便使人類的歷史造成循環的戰爭了。然而這一悲慘的歷史現象的存在，是個人的責任嗎？是社會的責任嗎？不，不，我們將回答一百個「不」，實實在在這是國家政治的錯誤啊。

國家政治的責任，第一是維持社會的安穩，第二要圖謀社會的進步，然而現在的國家，都是只要安甯不求進步，雖然科學、文化、生產都有了長足的進步，使原有的社會制度不能容納這許多新的進步，但頑固與保守的國家，他們還是死守着「安甯」，拚命反對進步。不幸社會演進的結果，矛盾加深了，恐慌出現了，全體人民困頓於貧窮的慘痛之下，他們逼於死亡，不搶一碗冷飯支持生命便將咽氣，當大家都要求起來作亂的時候，「安甯主義」的頑固的保守主義者將求安甯而不可得，於是暴動、內亂、革命、戰爭將接連的演出，整個的世界變成血海了，全人類的生活破滅了，這便是保守主義者的「安甯」的歷史報酬！

歷史的暴動、內亂、革命、戰爭的淒慘紀錄，已儘够我們作覺悟的資料，政治不應為侵略而存在，為特權而存在，應該為經濟而存在，為國民的共同生活而存在，為社會的安甯與進步而存在。在任何先天貧窮的國家，原料短絀的國家，他們只要嚴密地佈置了國民內部的分工協作的關係，組織了全國的勞力，土地，原料、工具而毫無遺漏地從事生產，公平的確定了經濟流通與消費運輸供應的秩序，充分的運用科學文化的力量，這個國家便可以自給自足，保持繁榮。一個國家若為暴利主義與拜金主義的勢力所籠罩，再迷眩於馬爾薩斯學說去獎勵農業國家的食物生產，——實際即殖民地侵略——那末這個國家即使先天富厚，原料豐盛，在

矛盾的社會制度之下，國民共同生活的分工協作的關係不能保持，「假態的貧窮現象」隨時出現，反而不能支持永久繁榮了。

我們現在可以堅信一種事實，就是現在各國的苦於貧窮，絕不是「經濟的貧窮」，乃是「政治的貧窮」，各國的政治執迷的要保持國內的侵略關係與特權關係，於是不得不對內實行鎮壓屠殺或對外實行戰爭。當一次戰爭的行動，雙方所耗費的資財，龐大的數目字的支付有如神祕的魔術，難於記憶。若以之支持國民的生活，幾乎可以坐吃十年，然而這樣還說是貧窮，究竟貧窮在何處呢？在這一情形之下，參加戰爭的先生們如沒有昧却良心，他們自己也會覺得經濟方面並沒有真的貧窮，而政治方面却千真萬確的走上了貧窮的絕路了。因為他們要維持侵略，維持特權，而嚴重的恐慌現象貧窮現象之下，正是侵略與特權受打擊的時候呢。不過話說回來，經濟上並沒有真正的貧窮，沒有如馬爾薩斯所說的食物缺乏現象，所謂「政治的貧窮」也並不是不可挽救，那只在於統治者的虛心，放棄成見，放棄蔡利主義與特權主義，放棄黃金的迷信，切實負起國家對國民生活應負的責任，國家政治仍可以開闢出光明的前途。否則戰爭也並不是最後決定的辦法，戰敗的國家固然難免內部發生革命，藉求政治的比較合理的存在，就是戰勝的國家，他的內部也往往要發生革命，改變制度。

二 政府財政收入的不合理現象

人類的一切都是從黑暗進化到光明，國家政治的存在當然也難逃這一個定律。我們如果虛心地觀察歷史，就可以看出國家政治在歷史上的痕跡，她是一天一天的減少侵略與特權的性質，而趨向於互助的平等的軌

質，即是一天一天的離開黑暗，走向光明。我們只要偶一憶想到神權國家的特權現象，侵略現象，再慮想到君權國家的特權現象，侵略現象，更看一看現代那許多低級——單指政治而言——的民主國家的特權現象，侵略現象，我們就可以看出國家在歷史上的進步，已經不能用尺度來比量了。試單以國家財政的收入制度而論，他便始終在無形中不聲不響的進步着，古代國家的財政可說是起源於野蠻的擄掠搶劫，後來進於奴隸的榨取，再進而成經濟活動過程中的剝削，現代各國的國家財政收入，便還是在這種剝削狀態之中，稅賦制度與經濟剝削是發生聯繫的。

政府財政收入與社會經濟剝削還發生聯繫關係，這一不合理的現象當然也要負着國民貧窮的責任。國家應着人民共同生活的需要而經營其存在，國家財政收入來源便應該根據於「報酬」的原則，絕不應該根據剝削的原則。國家的「支出爲入」的預算制度，本來就是一種報酬主義的財政收入制度，昭示着國家預備爲人民做某某許多事情，便要人民出某某的許多報酬，這報酬中間包括着政府人員、軍隊、警察的生活費，科學、文化、教育活動的支持費，交通、實業、國營事業的創辦費以及其他一切的事業費。國家若根據剝削的原則來經營財政收入，那末預算制度便是多餘的事，國家的錢不怕多，她向人民拚命剝削好了，何必多來一套預算的麻煩，難道是國家怕閒，怕沒有事情做嗎？

野蠻國家的財政收入制度是根據於擄掠搶劫，神權君權國家的財政收入制度是根據於剝削，民主國家的財政收入制度便應該根據於報酬的原則了。政府預備爲人民做多少事，便提出預算向人民收多少錢，這是報酬的原則，也是預算制度一定的鐵則。我們根據了這個原則和鐵則，便可以觀察現代國家財政收入制度究竟還有些什麼不合理的現象了。

承認資本主義自由剝削的國家，承認暴利主義存在的國家，她們的成文或不成文的憲法，總是有形無形

的確定了一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有時即使在憲法中避而不談，而關於其他的一切法律，也總是在繞着一個「私有財產」的保護問題兜圈子，沒有私有財產的問題，十分之八的法律都是沒有的。當然私有財產制度是社會進化的重要樞軸，任何國家都沒有取消這一重要樞軸的力量。但國家既為私有財產而工作，為什麼國家的財政收入制度不好與私有財產制度發生更密切的聯繫，國家正對了自己的工作在私有財產制度的存在中去獲取她的報酬，獲取她的必須的收入呢？

國家的財政收入來源，第一是國營收入，第二是財產稅收入，第三是消費稅——生產稅營業稅等實際亦皆轉嫁於消費者之身——收入，這三種稅收來源，前二種才是合乎報酬原則的財政收入，後一種便是剝削國民生活的收入，是一種濫用統治特權的不合理的財政收入。至於有的國家還抽取丁口稅、人頭稅或與此相類的徭役，那就是回到野蠻時代的擄掠制度或奴隸榨取制度了。

國民為什麼會貧窮，有許多國民的貧窮現象是和政府的財政收入制度發生着聯繫關係，一個很平常明白的道理，就是國家既為私有財產而存在，為私有的財產而工作，當然應該根據報酬的原則向財產的存在方面去收取她的財政收入，至少應該分辦國家預算的性質，例如軍事費、警察費、政務費、司法費、失業救濟費等等，這都是為了維持私有財產秩序而發生的費用，這許多費用當然應該仰求於財產稅，例如地產稅、遺產稅、所得稅等類。至於文化費、科舉費、教育費等等，這才是為全體國民的工作，才應該歸全體國民去負擔，才應該仰求於消費稅，例如關稅、營業稅、統稅(烟、酒、火柴、鹽稅等類)。而現代「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起，國家也可以自行經營其生產事業與公用事業，這些事業的經營也不應該抱孟羅主義的態度，祇由這些事業的經營者暗中圖利，他們也應該要負擔國家政府經費的一部份。

我們知道現代各國國民貧窮的原因，根本上是暴利主義的工商主人從中作二重性的剝削，當國民從事生

產出實氣力的時候受了第一重剝削，在商店裏購買回來從事消費的時候又受了第二重剝削。但於這二重的剝削之外，我們却還要注意另外一重的剝削，這便是國家政府的消費稅，甚至還有他種附加稅。試想一個國民勞苦辛勤所得，終年能有多少？區區的收入却要經過三重剝削，自然要加速度的貧窮起來了。多數國家把大部份的政府經費或十分之四以上的政府經費取給於消費稅，把政務、軍事、警察、司法等費用都放在貧民頭上，這簡直毫無理由。貧民但受剝削，毫無所有，他們雖然沒有理由反對國家，但也不應該有負擔國家經費的義務，他們不需要安寧，不需要秩序，國家大亂是他們的出頭之日，爲什麼還要負擔國家經費，養活了一批軍隊警察來鎮壓他們，屠殺他們呢？所以這種不合理的財政制度的存在，實在也是促成國民貧窮現象的一個重大普遍的原因。

至於政府以巨大折扣發行公債，再以重利去償付公債，這種經政府之手而出現的高利貸，也轉化爲國民普遍的負擔，這更是畸形狀態的政府財政，我們不敢再加什麼解釋了。

三 政府官吏的貪污黑暗

在不合理的國家政治之下，國民貧窮的機會真是太多了。暴利主義的工商主人的二重剝削，更加上國家政府經費的重大負擔，這個國民如還能略有積蓄，有所盈餘，不是超出於生理人情以外的勤儉主義，便是要有祖先遺產或意外收入。這樣的人，他們是不是可以免除貧窮的災害呢？我們的答復又是一個「不一」！國家的財政收入制度，雖然已經進步到了決不採取搶劫手段，政府決不搶劫國民僅有的財產，然而政府官吏的貪污黑暗却會毫不客氣的把你僅有的一份財產實行接收過去，結果還是使你貧窮了。

政府的貪官污吏，法律就在他們的手裏，他們是懲辦土匪盜賊的人，他們如果看中你的財產，要想佔有你的財產，還用得着「明火執杖」或「鑿壁」一剪袋一嗎。他們有的是權和力，只要稍稍動一動手，便治得你死是死，活是活，高是高，低是低，伏伏貼貼把你的所有送過去了。腐敗黑暗的政府官吏，他們的貪污之網雖然爲眼目所不能看見，絕對不着痕跡，拿不到鐵證，但這一網撒出去，上至飛禽昆蟲，下至泥土走獸，却都不能倖免，在你還能端起碗來吃飯喝粥湯的時候，他便能插下貪污之針來吸取你最後的一滴血！貪污的存在我們實在沒有辦法開詳細的賬單，不過我們可以指出幾個重要的種類：

一、把持物產原料，操縱漁利，這是需要聯合當地的土豪、劣紳、地痞、流氓，然後在當地抑低價格，搜運出口，或向外來採辦客商敲詐勒索，私收規費。這一貪污行爲，有時由官吏自行主辦，有時當地已早有組織，新任或現任官吏只要安妥穩穩坐着，等土豪、劣紳、地痞、流氓的組織送「孝敬」來就是了。如果當地已有組織，新任官吏不接受「孝敬」，那末「天龍門不過地頭蛇」，豪紳們作起怪來，不是叫你「不克到任」就是叫你趕快滾蛋！

二、包庇烟賭，敲詐良民，這當然又是需要與土豪、劣紳、地痞、流氓採取合作態度的工作，因爲這些事情官吏絕對不能自己頂名出頭，甚至爲了博取廉潔官聲，有時還要嚴厲懲辦一二件小案遮掩耳目，——被懲辦的人自然另有補償——使蒙在鼓裏的民衆叫一聲「好官」。——上司們又是肚裏有數——道和把持物產原料同樣性質，如果當地已有現成的組織，新任官吏只要坐收「人情」「孝敬」，不收自然也得「填」官！

三、浮報災荒，盜沒公款，這就只要與少數經手稅賦人員和保管公款的當地豪紳採取合作態度，也就可以穩穩到手，毫無危險了。譬如田稅報了六成荒，實際還向民衆收五成稅，這多收的一成，便可由官吏和田賦人員中飽，只要田賦人員不露風，鬼都不會知道。又如劃了一筆公款辦一樁什麼公共事業，一千元的事情

報銷了一萬元的數目或全部吞沒了，只要豪紳先生們不嘍囉，也是人不知，鬼不覺。別處發下賑糧賑款來，稍稍點綴一下或竟不動聲色壓入私囊，這也是誰都不敢來查問的事情。

四、抑留稅賦，存放生息，浮報廢目，乾沒公費，這些却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單不要和同級或下級人員合作，就在上司和民衆面前也不要瞞，上下公行，不得批評。「千里做官只爲財」，如果這一點小小財路而且是公開的財路也要割斷了，那末講句笑話，政府只好一關門大吉，大家不要做官了啊！

我們試想一想，國家的存在是爲保障人民共同生活的利益，謀社會的安寧和進步，而國家的行動支持者便是各級政府和政府官吏，當政府官吏陷於黑暗腐敗狀態，連士兵警察也沒有一個好人，弄到兵匪不分，警盜合一，這將成什麼世界？這時的國民要想免於貧窮，除非他是神仙，只有也迎合到這個潮流裏去。只要心黑手辣，不要說當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地痞、奸商，就是當個小小流氓也會升天！

四 政府組織的龐大混亂

政府的組織不是吹肥皂泡，是需用民衆的血汗來構成的。當一個政府組織的提出，政府機關的成立，一定先要製定預算，通過預算，經費有了着落，這才算成功了。當然國家不名一錢，這些經費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不向民衆身上去收取，難道還會憑空變出來嗎？

每當一個政府機關的出現或擴大，要增加開支，增加負擔，便是民衆身上多一番剝削，多一番貧窮的壓迫。有時在政府預算中看來，有些機關的經費真是小得可憐，有時還要拖欠，如憑常理去想，這些經費小得可憐的機關一定不能存在，而在這些機關中服務的人員更不能生活。可是出於人情之外的事情，即是經費渺

小的機關也有人要費九牛二虎之力來求取，服務人員的薪俸雖小，有時小到等於零，——拖欠或爲主管官乾沒——但花天酒地狂嫖濫賭的生活却會令慕利主義的工商主人都眼紅，自嘆勿如。而這些服務人員也會公開表示，他們的薪俸不是「微小」也不是「沒有」，而是「倒貼」，他們所靠的乃是「外水」。一種「外水主義」的出現，原有其上一體的必然性，否則倒貼薪俸的服務人員不是傻子，不是財神菩薩，他們從何而來的錢花天酒地狂嫖濫賭，而竟沒有人認真干涉呢。可是在這一種外水主義的盛行之下，國家的任何事業都變成「城狐社鼠」的現象，即是城社愈高，狐鼠愈劣，國家危險愈深，人民落入水火地獄，萬劫不復了。

政府組織的存在，本來是爲人民辦事，人民當然不應該吝惜負擔的加重。可是蠶床架屋，節外生枝的機關的成立，毫無事實需要的組織的擴張，這就使整個的政府組織陷於龐大混亂狀態，人民非但享受不到政府的利益，反而受盡政府的痛苦了。龐大混亂的政府組織，駢枝機關遍地林立，冗陪人員到處充斥，真心求爲國家人民辦事的反而不能存立，奸黠投機份子却可與風作浪，賊害國家，魚肉人民，扶搖直上，飛黃騰達了。國家到了這樣的境地，政府自顧不暇，甚至爲了本身的存在，只好盡可能的加重人民的負擔以求暫時的苟安，國民的貧窮現象也當然只有更加深重了。

五 國家特權份子的存在與國家相互間的 矛盾

歷史上的國家，總不會像人們所理想的那樣簡單，一種國家特權份子的存在，有如動物的尾巴，難於割捨。國家與特權份子的關係，有時候是相依爲命，有時候是一種自然的寄生狀態。我們回憶到神權國家君權國家的僧侶、武士、皇室、貴族、勳爵、功臣、國戚，這許多都是國家的特權份子。又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實行考試，讀書人考試中式，一登龍門便聲價萬倍，由平民而躍入於士大夫之林，從此修齊治平，萬事皆可過問，或參與「末議」，這是中國封建制度中特有的特權份子，中國的封建政權幾經顛仆而不能被滅，這一普遍的特權份子——士大夫階級——是盡了最大的功勞！

特權份子的存在是一種國家的封建性的殘留，特權份子是不生產的，是寄生的，統治者承認他的存在是爲了酬庸功勳，並且希望他們繼續盡忠國家，擁護統治政府。一個統治者能夠領有「天下」，位尊「九五」，其實他的本身並沒有什麼三頭六臂，說穿了一樣是個「凡人」，平庸無奇，全靠有組織的文臣武將，征討治理，才能掩有天下，天下既歸他一人所有，那末論功行賞，劃地分封，加爵進位，不是很應該嗎？至於皇室、貴族、皇親、國戚，這些本來是統治者的家庭負擔，但當統治者已經「化家爲國」的時候，他個人的負擔便是國家的負擔，這些人變成特權份子，由國家來負擔他們的生活和生存，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在封建國家，只要封建政權能存在，特權份子的存在便是小枝末節，絕對無人反對，而且也不應該反對，在封建國家，政府本身的財政收入就是賴剝削而存在，國民的貧窮是當然的現象，再加上一一些特權份子的負擔，好像「窮人不怕債多，叫化子不怕蟲多」，對於貧窮問題可以說滿不在乎了。

可是在民主國家，這些特權份子的存在却往往成了國家進步的障礙，成爲國民貧窮的一個重要原因了。前面說過的，特權份子是不生產的，是寄生的，國家承認他們的存在是爲了酬庸功勳，並鼓勵他們繼續盡忠國家，擁護統治，這便造成了國家與特權份子的共同存在而不可分離的關係。這一觀察自然不盡正確，甚至

可說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封建國家總需要特權份子，民主國家却並不需要特權份子，這一點我們可以从政權存在的本身性質來加以說明。從來國家統治的現象，有純然武力征討壓迫的野蠻統治，有一爲政治而政治的特權統治，有一爲經濟而政治的平等統治，這裏就只有「爲政治而政治」的特權統治才需要特權份子，野蠻統治需要武力，平等統治需要生產，都不會承認特權，不會容許特權份子的存在。所以現代的民主國家，統治者如堅決抱着革命的進步思想，不想達到「家天下」的目的，便無須乎扶持特權份子，假如要鞏固他的統治地位，便應該實踐「爲經濟而政治」的目的，將統治基礎建立在普遍的國民生產份子上面。國家的特權份子與國民的生產份子，他們合作的機會甚少而衝突的機會很多，在民主時代的潮流中，生產份子如也能具有了政治的頭腦，更可隨時隨地打擊政治的特權份子，使特權份子歸於失敗。生產份子有其自然存在的基礎，猶太人失去國家之後還能繁榮地生存，特權份子惟有靠國家的扶持，國家勢力軟弱的地方他們便不能活動，離開了國家便只有死，便只好投降，——但要有好機會——或則放棄了特權而去參加生產。所以打開天窗說亮話，在民主國家的時代，生活能力薄弱的個人希望成爲特權份子而有所出路，這種企圖是絕對失敗的。既成的特權份子尙且即須臨風轉舵，設法使自己轉變爲生產份子，何況尙未成爲特權份子的人呢？

不論爲國家政治的統治基礎打算，抑爲特權份子的個人利益打算，民主國家的歷史都已決定了特權份子的沒落的命運。可是特權份子的沒落是未來的事情，而當其尙未沒落之前，特權份子的腐敗墮落，魚肉人民的必然現象，「飽暖思淫慾」，是人體生理上的自然要求，「閉居終日，言不及義」，是生活習慣上的自然趨勢，當一次政權爭奪成功的時候，一羣論功行賞的人，參與了流血的行動，已死的人成仁取義算是成了正果，未死的人就只有恣意求索，「我要這個」，「你要那個」，特權到手，富貴隨之，這時候誰都沒有方法可

以使他们們不「飽」不「暖」不「閒居」，使他們不淫慾，不犯罪，使他們不想盡方法去賤害國家，魚肉人民了。甚至國家進步的最後障礙，正是這一羣特權份子了！國家正因為這一羣特權份子的存在，政治纔更陷於腐敗，國民纔更困於貧窮。——當然，在特權統治之下，功臣勳爵的特權份子高於一般民衆和士大夫階級，而皇室貴族皇親國戚又必然的高於功臣勳爵，特權制度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存在，功臣勳爵的受壓於皇室貴族皇親國戚這又是理所當然，講不上公平不公平啊！

照純粹的經濟的觀點來說，照真正的國民生活問題來說，國家與國家之間因地理不同，物產的互換，只需要着密切的合作而絕對不會發生什麼矛盾。古巴以多餘的咖啡與澳洲的多餘的羊毛小麥相交換，雙方的國民生活都受到巨大進步的利益；中國的桐油茶葉與美國的棉花煤油相交換，雙方也獲得無窮的利益；任何國家得到外來物資的輸入援助，在國民生活上總是一種幸福。所以國家相互間的矛盾不是經濟而是政治，政治上的矛盾便是因為特權份子的存在。武力征討的野蠻統治固日以戰爭爲生，兩國之間必須拚到一死一生纔得了局。「爲政治而政治」的特權統治在其特權的發展感到窒息或威脅的時候，也不得不向外侵略實行戰爭。只有「爲經濟而政治」的平等統治或真正民主政治纔能支持國家的永久繁榮，與外國發生妥適的互助互濟物資交換的共存共榮的和平關係。

科學進步，生產發達的現代世界，國家內部的「假態的貧窮現象」不是發生於經濟，乃發生於政治，進而國際間的發生矛盾，發生戰爭，實在也不是由經濟而是由於政治。不過從來的統治者爲自身行動的方便，和地位的穩固起見，總是不肯洩漏真相，一定要從種種方面證明一切貧窮與矛盾的發生是爲了經濟，甚至是為了本國「缺乏牛油」「缺乏煤鐵」，才好鼓動殘酷的戰爭。在這裏我們正好得到了一個絕好的機會，討論一下國家特權份子與國家戰爭的關係。原來國家特權份子的存在，不單因爲他們的腐敗生活墮落生活而加重了

國家的負擔，加深了國民的貧窮，擴大國家內部的矛盾爲國際的矛盾，而且特權份子的慾望無窮，好大喜功，特別的歡迎戰爭。所以特權份子不特是戰爭的醞釀者，而且是戰爭的挑唆者，但在其本身利益的經營中，却又是戰爭的破壞者與腐蝕者！只有極少的特權份子中的巨頭爲愛護財產怕發生戰爭，等到戰爭成了既成事實，已經破壞的財產無法挽回，新財產與戰爭發生了聯繫，這時候便也相信戰爭了。

我們應該想到國家的從事戰爭，特權份子在這一行動中的犧牲是絕對有限的，他們對戰爭唯一的功勞便是大吹法螺。戰爭需要犧牲無限的生命，戰爭須要犧牲無限的財產，可是我們把眼睛看得明亮一點，統治者視爲珍寶的生命錢的特權份子的生命會犧牲到戰場上去嗎？特權份子的財產不論大到如何程度，會老老實實的貢獻給國家作戰爭之用嗎？他們即使上戰場，也決不是去犧牲，而是到流血的戰士之前去吹法螺，出風頭，不單不會去殺敵人，還要抽出若干隊伍和士兵來侍候和保護這些尊貴的生命。他們即使要輸財，也決不是幫助國家的戰時財政，而自有其個人的企圖，至少要使國家爲了這一筆收入得不償失。

爲戰爭而犧牲的無限的生命財產，與特權份子絕對無關，特權份子決不會因戰爭而受絲毫的損失，除了砲聲擾他們的清夢，播遷時要舟車勞頓。可是特權份子在戰爭中所收取的利益，我們的筆墨就窮於應付，我們的筆墨描摹不盡啊！戰爭到了真正開展的時候，到了真正堅定的戰爭狀態的時候，前方後方，——尤其是後方——就只見特權份子在活躍了。殘酷的戰爭戒嚴律的施行與國家軍權的抬頭，這些都會使一般的國民生產事業工商事業陷於窒息破產狀態，特權份子正好有了國家統治的護符，軍權握在他們手裏，戒嚴律嚴在他們褲袋裏，特權變成專利，於是一切工、商、運輸、農、礦、便都成了他們的專利事業，甚至連戰時慈善救濟和販運私貨出入也爲他們所包辦了。戰爭使國民受難，生命財產都要爲戰爭而犧牲，特權份子却得了最光榮與繁榮的機會。特權份子不單在戰爭中享盡了經濟與生產的「專利」的利益，還可以沙場立功，晉爵加官呢。然而惟其因爲特權份子的存在，國家與國家的矛盾永無解決之日，國民的貧窮也只有更形加深了。

第五篇 貧窮的消滅

一 一個人的道德能力基礎

個人要消滅貧窮，也許是一件非常輕快的事情。中國人有一句俗語：「十敗命只要死做！」這意思是說一個人的命運不論惡劣到如何程度，命運註定了非貧窮不可，靠山山倒，靠水水乾，金山銀山都不能救他的貧窮；但只要「死做」，只要拚命去做，便可以不怕貧窮了。中國人中，不單貧民，就是富有的人也往往會做出超乎人情常理的勤儉主義，過着日夜不息與營養不足的生活，但他的態度却非常樂觀，非常舒快，還便是受了那句俗語的影響。

處於惡劣的社會環境之中，誰都不能保證自己一定有生存的機會，保證可以永久免於貧窮，因為貧窮的機會是太多了，任何一個陷阱與壓榨可使你喪失所有，仍歸赤貧。但我們偶一憶念到我們的祖先，新大陸的美洲與熱帶樂土的南洋各地，至今還垂念着當初無數華工華僑的開闢之功，超乎人情常理的勤儉主義被攜帶到了海外各地，就可以知道我們的祖先怎樣與貧窮奮鬥，爲了貧窮而把血汗灑遍了世界啊。

個人要與貧窮奮鬥，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實際上當你處於貧窮的境地之中，你也不得不與貧窮奮

門。否則便只有墮落，只有自殺了。所謂個人與貧窮奮鬥，不是墮落的方法，去求乞，去搶劫，去詐騙勒索，強佔別人的財產；也不是投機的方法，去賭博，去幻想，去開金礦做投機事業，藉以突然暴富。個人與貧窮奮鬥的方法，乃是在生活與生存的過程之中，不斷的加強自身的道德能力基礎，只有由道德能力的加強，獲取更大的工作的報酬，更堅牢的把握住自己的生活，便可以確實的不受貧窮的困厄。

說句實在的話，文化教育進步的國家不要說，因為他們一個車夫一個小工，便往往都是受過中等教育的人，在中國受過中等教育的人到現在恐怕還不及百分之二，做一個中國人而能受到中等教育，不能不說是得天獨厚了。所以在中國受過中等教育而猶要愁貧怕窮，這不能不說他是打錯了念頭，不能不說他是自暴自棄的自甘墮落，死不足惜。中國封建時代對士大夫階級的厚待，以之為國家的特權份子，所謂四體不動而能豐衣足食，受盡威福，這便是一天子重英豪，惟有讀書高一，封建制度給讀書人以最優的特遇。幾次的革命以後，中國社會的封建性質雖然日漸消失，然而知識終究是生活的寶貴工具，讀書識字的人還自有其特殊的優越性，他們還是可以走遍天下不愁沒飯吃。發生問題的乃是士大夫的特權制度已被破壞，而讀書識字的先生們本身却還殘留着濃厚的封建意識，他們還是幻想着一天子重英豪，惟有讀書高一，自己讀了書，國家為什麼不使自己的生活豐裕威福，為什麼不使自己的生活光榮而又繁榮？一個封建的依賴心在活躍，一種資本主義的物資享受在誘惑，於是這些所謂讀書人貧窮了，墮落了。這些讀過書的人的貧窮，比沒有讀過書的人還要淒慘，並且他們的墮落也比沒有讀過書的人更窮兇極惡，黑暗萬分。

在民主時代還處於優越地位的中國的知識份子，如果能够覺悟到讀書人的士大夫特權制度早已破滅，再不能依賴國家政權的支持供養，而應該自己在生產方面有所努力，要與平民同樣的努力生產，擔負工作，這不單消除了生活上的階級觀念的痛苦，而且可以從生產中獲得可靠的確實的報酬，貧窮能威脅他們嗎？

當然，在現代的中國，國家對國民的教育問題還沒有能够負起完全的責任，而一般家庭的困窘與低昧狀態，有的因於經濟不能使子弟受教育，有的貪圖近利不願使子弟受充分的教育，於是多數人便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了。但現在的時代也究竟與封建時代不同了，封建時代的讀書識字求知識，往往成爲少數特權者的專利品，只有特權者的子弟纔有餘裕讀書受教育，窮苦平民要想讀書立業勢比登天還難，不要說十年寒窗不是容易支持的事情，即使能够支持也是白丁終身寒苦一世，所謂「平地一聲雷」而跳過龍門列入士大夫之林，從來能有幾人？何況士大夫老爺們的慾壑也是沒有底止的，他們不覺悟自身的寄生生活的可恥，往往因爲沒有爬上富貴榮華的高峯而到處慨嘆其「青衫賤儒生」呢。可是現在讀書與生活並不是絕然分開的事了，第一因爲印刷術的進步，書籍的流傳已經極爲普遍廉價，第二因爲文化學術的進步，書本上的知識直接就可以幫助生產技術，第三因爲國家已經比較的注意教育問題，社會教育的設備日趨普遍，所以貧窮的國民失學於幼年時期，還可在就業以後努力於自修自治，以圖補救。

人類本來是爲生活纔需要知識，人類的的生活與禽獸不同的地方，就是禽獸是自然的反應的生活，而人類却由反應的生活進步而爲知識的生活。但現在的各國教育制度，似乎還沒有把握到知識的真價值，多數還以知識爲消閒工具或上等人的奢侈裝飾品，而教育也就近於「讀死書」或「死讀書」，學校學生往往以讀書爲苦事，讀了十年八年書，中學讀完了，大學讀完了，跑出來還是莫明其妙，跑進社會裏去還得重當幾年學生，或老實再從學徒做起。當初在學校裏求到的知識，——其實多數只是混了十年八年騙了一張畢業文憑，並未求到什麼知識——都是閉門造車，拿出來多數不合用，甚至還夾了不少錯誤的知識，能够把他的十分之一的知識幫助他的生活，那算是了不起的好教育制度了。正因爲現在教育制度的腐敗落後，所以對幼小失學的人們，却也大可安心，我們只要能够堅持自修自治，一樣可以進德修業，比在學校裏受教育的進步還快一百

倍，那時用不着過學校的枯燥生活，用不着付一文錢的學校費用，然而那時候認識一個字有一個字的用處，求得一項知識有一項知識的用處，學生們對求知知識是痛苦，在業的自修自治的人對知識的求得却有無限樂趣，因為還能提高他們的報酬，改善他們的待遇，知識和生活發生了直接的聯繫啊。

歷史上的大科學家，大事業家，以及一切文化宗教的偉人，都是由於不斷的自修自治而成功的。大多數的成功者根本就是幼小失學，從小就是當學徒，當僕役，或者佔住了一個普通的職業，只有極少數的人，微倖有了一點教育基礎，然而也只是僅僅的一點基礎，還是在這僅僅的基礎上繼續努力，繼續不斷的自修自治，纔勉強有所成功。歷史上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所以少有偉大的成功，便是由於知識的消閒觀念和裝飾觀念，自以為有了個學士碩士博士的頭銜，裝飾消閒都已到了頂點，自驕自滿，不再需要自修自治，不會再有進步，不會再有更大的成功了。殊不知人類生活的知識永無止境，人類在宇宙中已知的知識不及整個宇宙的千萬分之一，而學校中所能傳授的知識又只是已知中的極平凡的一部份，未知的知識還有很多很多，為什麼得到了個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就不必再自修自治呢？宇宙中還有無限的未知的知識正需要我們繼續去努力尋求啊。幼小失學的人們，正好因為沒有學士、碩士、博士等知識的頭銜可以炫耀自滿，能夠繼續不斷的自修自治，求得了已知的各種知識，還能繼續向未知的知識中苦心鑽究，所以歷史上偉大的成功，往往不是會受高等教育者的努力，而反是若干失學者的艱難困苦的手澤了。

個人道德能力的加強，自修自治的堅持，這不單克服了個人的貧窮問題，而且能夠大大的幫助了人類的共同生活，使人類普遍的享受到他的利益。一件科學與真理的發明發現的成功，發明或發現者的個人固將大受其利，——只有在極黑暗的社會中或不幸的錯誤中，發明或發現的個人纔不克享受到成功的利益——而人類的的生活亦將由此而獲得巨大的進步，我們知道人類歷史的進步現象，直接的基礎是物質文明物質享受，間

接的基礎是各種政治經濟的社會制度；可是根本的基礎却是知識的不斷的發明發現所造成的不斷的進步。世界上知識最豐富的國家便是最進步的國家，知識貧弱的國家便是落後的國家，這一鐵的事實不能爲任何頑固的保守主義者國粹主義者所動搖，他們雖可自恃特權壟斷政治，但陳列一萬個師團的新式軍隊也無法改變歷史，人類的進化進步是需要知識啊。生活需要知識來支持，而知識却又是生活中不斷的自修自治苦心鑽究的成果，從未知的宇宙中尋找出來。

最後須要加以說明的，就是知識既然能够支持生活，那末只要有知識就能對抗貧窮了，有的人以爲道德的問題似乎就不值得注意了。許多人的生活，他們實際上也許並沒有違反道德的行爲，他們順應着法律與輿論，但他們總不免有一種幼稚的想念，認爲道德與生活沒有多大的關係。可是事實上一切學術事業的成功，雖然成功於知識能力，但知識能力本身的成長却是出個人德性的發展，一個人的能够堅持自修自治，不斷的獲得道德能力的進步，這個自修自治的本身的行動便需要一種高深的道德的修養，需要一種堅苦的毅力的支持，這不是一個單純的知識問題，實際上越有知識能力的人也許越不能實行自修自治呢。又如中國人的能够實行超乎人情常理的勤儉主義，宗教的實行極端的去慾生活，佛教僧徒以苦行爲志節，這也不祇是單純的知識問題，而是一個道德問題。又社會上許多人的明知故犯，自甘墮落，往往學士、碩士、博士也一樣會去犯罪，比沒有知識沒有能力的人更墮落得厲害，更堅決更勇敢的作大規模的有組織的犯罪，這當然不是知識問題，而是道德問題啊。道德本身是一種知識，也可說是一種能力，所以個人與貧窮的奮鬥，實是道德重於知識，例如保持善良生活習慣而排斥懶惰、嗜好、虛榮、糜費等是道德問題的行爲，避免投機犯罪而努力於自修自治，這也是道德問題的行爲。人類是共同生活的動物，個人如何爭勝於共同生活團體之中，並如何適應共同生活的組織與秩序以求得安適與快樂，這也是道德重於知識的問題。

二 善良的社會制度

國民個人的貧窮現象，與整個社會制度有不可分的關係。我們試看個人招致貧窮的原因，例如懶惰、嗜好、虛榮、糜費、犯罪破綻、和投機失敗等等，都是個人失去了自主自持的能力，為社會風氣所轉移，結果自然而然的趨於貧窮，趨於墮落了。至於腐敗的家庭制度和教育制度，侵略的犯罪者與剝削者，醫藥設備與醫藥制度的不合理，沒有完善的防災防荒制度，革命、內亂、戰爭的發生，更是一種不可抗力的使國民個人跌入於貧窮的陷阱，當然更完全是社會制度的問題了。

在一個高度的悲觀主義社會內，大家都是但願目前，只求苟安、享樂、虛榮於一時，好像世紀的末日明天就到臨似的，消極、頹廢、頹愁，不求進步，任何個人要想在這種風氣中實行自修自治，本來不是容易，而環圍四週的嘲笑與輕視，也將使厲行自修自治的人不能再有勇氣繼續堅持。

中國有許多外國留學回來的學生，他們有時候恣意暢談外國的風土人情，他們覺得外國別的東西都是好的，但說到外國人的功利主義，說到外國人的小氣，就遠沒有中國人那樣大方大氣，值得自豪了。他們說外國人父子二人上館子吃東西，父子二人吃完了出來會各人付各人的錢，一點也不客氣，還好像太寒儉了。吃東西不讓，付錢不爭，外國人真是及不上中國人的道德程度。其實正確的功利主義，對於國民的貧窮現象只會減輕而不會加重，功利主義是共同生活的平等原則，是報酬制度存在中必須的原則。我們試以同樣的上館子吃東西論，吃東西各人口胃不同，飽餓及食量大小不同，不自然的相讓客氣本來就是多餘的事情。而吃完了付錢，各人身上準備有限，各人經濟亦有預算，也用不着爭奪，中國人在館子裏抱着錢包搶付錢的爭攘情

形，這也不能算怎樣大方有禮呢。吃東西的相讓客氣，有時等於浪費食物，搶付錢的習慣不是流於虛偽，便是使個人經濟打破準備和預算的習慣，個人經濟沒有經常準備和預算的習慣，這便先天的是個貧窮現象。

善良的社會制度造成善良的生活風氣，個人在這種善良的風氣中生活，便自然能够德業進步，經濟寬裕，過得非常愉快。反之，惡劣的社會制度便必然的造成惡劣的生活風氣，而個人在這種惡劣的風氣之中，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不知不覺的道德事業皆無進步，個人經濟陷於貧窮狀態，這種生活當然毫無趣味了。社會生活就是近於自然性的共同生活，不受直接的政治干涉的共同生活，但一種風俗習慣的出現，自然而然的成功一種先例，一種制度。所以社會的制度，法律明文規定比較少，自然形成的比較多，現在我們試將社會制度分爲財產、貿易、借貸、救濟、婚喪、應酬、思想、結社、教育、娛樂、宗教、衣服、飲食、房屋、衛生等十五項，簡略加以討論，藉以引起對於社會制度的注意和改良。我們不要見了善良的社會制度反而詫異驚駭，甚或加以嘲笑，而對於自身所處的惡劣墮落的社會制度却沉迷不悟，陷溺益深，而猶頑固保守自詡固有文化或國粹主義。

一、關於財產制度問題，在國家法律中規定得極爲詳盡，一部六法大全，其中如民法商法刑法公司法海商法等等，大部份或全部的都是爲了財產問題。但法律中所關涉到財產問題的文字，都只是保護私有制度，關於私有制度以外的事情就很少提到。其實財產除了私有以外，還有很多的問題，例如財產的保持，財產的運用，財產的遺授，這許多就大都隨着社會的制度風氣而有所轉移，國家政治往往不能過於瑣碎的加以干涉。大概在封建社會，因爲家庭觀念太深，過於重視不動產，以地產房屋爲最良好的財產，他們的財產保持制度不重視銀行儲蓄，也不重視購買股票證券，他們的財產運用制度不重視投資生產，不重視新事業的發展；頑固地抱持着一個不動產觀念，只要自己名下有了一分一釐的土地，便很安心了。財產的遺授制度，也因爲

不動產觀念太深，土地分成無數的小塊，房屋分成鴿子窠，弄到土地不適於耕種，房屋不適於居住，整個的財產制度都是畸形的了。進步的人類，他們可以將巨大的財產遺授於國家或社會，以之為人生的義務和光榮，但在家屬觀念血屬觀念太深的國家，他們的一絲一縷都要遺授給子孫或親屬，把財產遺授給子孫或親屬，在接受者方面往往因生活的依賴性而毫無進步，趨於失敗墮落，跌入貧窮的陷阱而對於整個社會的貧窮現象，自然更不會發生救濟改進的作用。對於財產制度，社會如能破除不動產觀念，死後財產不過於重視家屬血屬的遺授提倡一種以大部份財產遺授於國家社會的風氣，這對於社會經濟便可以發生一種永久繁榮的作用。

二、關於貿易制度，這雖然是比較簡單的問題，但一種暴利主義的欺騙、壓榨、抬價、跌價行為，最盛行於零售商店和下級採辦商人。零售商店的貨物摻假或是三等貨四等貨冒充頭等貨出售，不合理的將售價抬高，有的除欠記賬將價格更行抬高之外，更在賬目上增大數字或記上花賬，除欠的人苦無現款，只好忍受壓榨。至於下級或中間採買商人，不論茶葉、絲繭、桐油、稻麥、菜葉、以及其他各種農礦原料，他們接洽好了工廠商店或出口商家而到各地去收買，他們的跌價欺騙固視為理所當然，而種種壓榨行為，例如除借本錢肥料或預支貨價，平民往往損失了終年血汗的全部或大部，這也都是公開的事情。所以現在有許多國家倡辦合作社制度，以消費合作免除零售商店的剝削，以生產合作免除中間採買商人的剝削，這對於國民的貧窮是大有救濟的。不過合作社制度在文化低落的國家，尤其是社會腐敗的國家、土豪、劣紳、地痞、流氓都能欺騙民衆的無知愚昧，使合作社變成畸形狀態，但我們也不能因噎廢食，須有更細心與更多的努力就是了。

三、關於借貸制度，自然也是隨着社會經濟狀況而有變動。大概越是封建社會，高利貸制度便越盛行，人身抵押的借款也極普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還能有寶良為娼的半公開的事情，奴隸制度的社會自然可販賣人口而以人為奴了。腐敗黑暗的社會，高利貸與人口押資本來也是地痞流氓們的事業網之一。所以在黑暗社

會中的國民最好不要借錢，否則便是自投羅網，一輩子的高利貸的負擔鬆不下了。中國人遇到大事，須籌巨款，邀集親友集「會」或稱「會」，這本來是個好辦法。不過現在社會進步，人口流動遷徙太多，一頭會一收歛後，以後便會苦於人口變動而發生問題，往往因其中的一個人失信而全部停頓，原則上雖然是個好辦法，事實上却要淘汰了。國家政府爲了人民資金短絀，創辦貧民小本貸款，或倡辦國民金融信用合作社，這就是比較良好的借貸制度了。

四、社會救濟制度是指餓、寡、孤、獨、和水、旱、兵、火、蟲害、災荒的救濟，是由於人類同情心而發生的一種互助辦法。耶穌教倡博愛，墨家講兼愛，儒家講「親親之義」，這都是慈善救濟行爲發生的原因。不過人類總是與自救有餘，才能救人，所以生產進步的社會救濟制度總比生產落後的社會救濟制度要好得多，而政府熱心負責的社會救濟制度又比自由放任的救濟制度要好得多。歐美各國倡辦各種保險制度，也可以算是社會救濟制度的新形式，但他的不統一與取費太貴，不能普遍，却是一個缺點。將來如果能够由政府的力量使保險事業與慈善救濟事業發生聯繫，力求統一而普遍，節省耗費，減低投保者的負擔而增加其利益，也許可以造成一個善良的救濟制度呢。

五、婚喪是人生重大的現象，越是科學落後的國家便越對這事情保持神秘性，婚喪制度便也越隆重繁費而富於神秘性。科學進步的人們，知道這不過是一種自然現象，往往淡然處之，即使舉行儀式，也極簡單。在落後的社會，在毫無科學知識的人羣中，他們把婚喪看成一種神秘的事情，婚喪儀式惟求鋪張揚厲，場面闊大，往往以婚喪負債破產亦不悔悟，無力鋪張而稍事簡省的反爲親友及社會人士譏諷責難。大出喪，大結婚，找出名目來做陰壽陽壽和兒孫做生日，却大家感嘆榮華熱鬧。整個社會風氣如此國民怎能免於貧窮呢？

六、應酬制度是社交往來公認的一種方式或習慣，人客上門送一杯茶便是最普遍的制度。遠道親友的

留食留宿，也很平常。但在虛偽糜費的風俗習慣之下，則此一制度的花樣便會層出不窮，煙酒是初級應酬，嫖賭是高級應酬，所謂混世界便要學應酬，學應酬便是學煙酒嫖賭，西式應酬則還要學跳舞，學打彈子，學打高爾夫球。這些應酬制度熱鬧是熱鬧了，客人也滿意了，但國民却普遍的貧窮了。

七、思想制度包括政治信仰和言論行動，落後黑暗的社會實行「莫談政治」，往往看不出有思想制度的存在。醉生夢死是好辦法，風花雪月是明哲保身，大出喪、大結婚、大祝壽是人生唯一意義，談思想、信仰、那便是叛徒了。

八、結社制度也是文明社會應有的現象，人類為求共同生活的利益和進步，集會結社乃是不可免的事情。可是在黑暗的社會，低能政府怕人民有自己的組織，百端干涉禁止，暗中操縱，於是光明的結社制度也不存在了，但黑暗的結社制度却乘機繁殖勢力了。例如中國的青幫紅幫，參加的人士雖然大多數是高尚的，但不及早改變性質並公開存在，終究還不能算是最好的結社制度。

九、教育制度在中國近三十年來，要算是進步最速了。其他的社會制度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教育制度中雖然也有新舊魔鬼，比較起來總是道高魔低，沒有弄到昏天黑地。不過教育和國家進步的關係最為密切，若說整個國家落後了，而教育却能單獨進步，也是說不通的。何況現在的青年教育兒童教育還是沒有普及，社會教育——一般的國民教育——的設備更極端幼稚，人民顧知識而生活，我們的教育却還不能給人民以什麼提高生活的新知識呢。知識貧窮的國民，生活當然也難免於貧窮了。

十、娛樂制度，這與思想制度結社制度一樣，在中國也是沒有的。中國少公園，也少運動場，動物院、博物院、圖書館，更不必講。近年來有一種「民衆教育館」，張掛德育智育的圖畫和陳列模型，有的還有賽報和棋局設備，這是很好，却是絕不普遍。民衆在業餘或閒暇的時候，竟是走頭無路，無可走處。但另一方

面却又有着很多的墮落的地方在等待着，小則茶館酒館和鴉片煙館，大則賭場妓院，最毒碼是紙牌，骰子，馬雀牌，天九牌，撲克牌，四個人躲在家裏便玩個整日整夜。中國人以煙酒賭嫖為公開的娛樂，不幸這正是貧窮的淵藪，是墮落的因子。所以做一個中國人而希望不墮落，除非日夜忙得不空，不需要娛樂，否則由空閒到煙酒賭嫖，由煙酒賭嫖歸到貧窮墮落，往往是千篇一律的公式。

十一、在科學沒有具體澈底求出人類靈魂的歸宿之前，人類便總是需要一種宗教，藉以彌補生活的空虛，所以社會有宗教制度的存在也是自然的事情。但在中國一般的觀察起來，却似乎只有迷信而沒有宗教了。中國人辦喪事，和尚、道士、巫者、輿師都用到，香、燭、紙、箔、和各種物具儘可能的焚燒，極盡糜費消耗，這種現象不是信仰宗教，只是在祈求貧窮罷了。當然，這些現象固與民衆知識程度有關，但宗教制度本身的缺點也是問題。耶穌教能够保持教徒的宗教信仰而不使教徒涉於迷信糜費，這便是比較完善而值得稱贊的宗教制度。佛教教義甚高，不幸在中國流於庸俗化了，制度上敗壞不堪，致與國民生活不能像耶穌教那樣自然吻合，這是值得佛徒們努力的。

十二、衣服的成爲一種制度，也是很自然的道理。最合理的衣服制度自然要以衛生經濟美觀三點爲中心，這就要觀各國的地理氣候和物產爲轉移，棉、絲、麻、毛、冷、暖、燥、濕、都能影響衣服的變遷。中國現在在大變動時代，衣服並沒有有一定的制度，大家抱着競尚虛榮時髦的心理，中裝西裝翻換不已，領頭高下，袖襖大小短長，循環往復，聽着縫衣匠的剪刀忙不了。好虛榮的人貪污詐騙了錢，一天換出三套新衣服。窮苦平民則終年無力添置一件新衣服。不過無論如何，穿衣是一件平常事情，爲了競尚時髦而弄到許多少少年男女無心讀書，無心作事，這決不是好現象。

十三、飲食在中國，比起衣服來表面似乎比較簡單，但事實上亦不簡單，素食在中國雖然盛行，却並未

成爲通行的制度，我們不看見宴會席上總是沒有規定的素菜，起碼也要素菜煎燒嗎？貧民雖然營養不足，野有餓殍，富貴之家——其實有的並不真富貴——的浪費糜費，等於傾棄糟肉，却也並不難見。飲食不過是自然的需要，即使是宴會或款待賓客，也應該顧到賓客的受用不受用，主人不應以之表示客氣或豪闊。

十四、房屋是爲了避風雨盜賊，便於收斂，便於起居。中國人的房屋却大都是「爲死者計，甚於爲生者計，」不講收斂，也不講起居的舒適便利。無錢居住茅廬，有錢便要講究宮殿氣派。而且任何建築都聽個人自由，不顧公共——市政或村政——秩序，不要說鄉村的房屋亂七八糟，就是都市裏也是亂七八糟，不合交通，衛生和公安管理的需要。

十五、衛生在中國似乎也講不上什麼制度，政府不肯注意設備，人民也自然懶得改變惡習，公廁不備，人民樂得隨地便便。大人先生們出門一定知道人家要爲他準備痰盂，否則便隨意吐痰，小老百姓還會常常帶一方粗布收納自己的口涎或風痰嗎？政府不注意垃圾，水溝，道路的清除修理，蒼蠅蚊蟲無限制的生出來，國民個人自然也樂得放任，如果由此而傳染疾病瘟疫，醫藥設備政府也恕不負責，國民的陷於死亡貧窮，只好歸於天命。

三 國際共存共榮與世界和平關係

國界的存在也是人類貧窮的一個原因，多數的社會運動者和社會科學家都是這樣的認識。不過在我們的意見，却認爲在世界範圍之內的有國界，等於在國家之內有省界，省之內有縣界，以下更有鄉界和村界。當整個的人類不能脫離政治以前，一種統治權力的存在，國家之內的省、縣、鄉、村的界限不能消滅，那末世

界之內的國家的界限自然也沒有辦法可以消滅了。事實上一切國、省、縣、鄉、村的界限的劃分，並不是單純的地理的認識問題，而是人類共同生活的關係問題，更簡捷了當的說，便是政治存在的統治問題。人類爲其經營共同生活的需要，爲組織活動的需要，所以有村的統治，鄉的統治，縣的統治，省的統治，最後而形成國家的統治。我們沒有聽見過說因村、鄉、縣、省的界限的存在而增加了人民的貧窮，爲什麼世界之內有了國界的存在便會陷人類於貧窮呢？

所以我們認爲國界的本身當不至於要負人類貧窮的責任，而許多國家的誤用了國界的存在，因而實行侵略，發生戰爭，這纔是人類貧窮的禍根。現在各國對於國家界限的觀念，大都因爲國家本身存在着侵略勢力與特權勢力，國家在這兩種勢力的割斷却持下，國內的特權者與侵略者聯合行動，爲保持其國內的優越地位而不得不向外發展侵略，這時候對於國家的界限便發生種種誤用的傾向。這種誤用國家界限的傾向，舉其大者而言則可以有兩種：第一是國外黃金的尋求，第二是國際特權的爭取，前者運用經濟侵略的手段，後者則往往要訴諸戰爭。在這兩個大的錯誤傾向之下，附帶而發生的現象便不勝列舉：關稅壁壘的成立，移民律的限制，殖民地的壓迫，製成品的跌價傾銷，一切黑暗的平等的殘酷行爲，在國家界限的目標之下，都可毫無顧忌的施展出來了。人類的道德心與同情心，也完全爲國家界限的存在而打破了，毀滅了。

各國的特權者與侵略者，他們前後的目的是爭取黃金，接着還要保持黃金的威力，藉黃金而繼續剝削世界，保持特權者與侵略者的繁榮和威福。然而世界爲了這一畸形的發展，合理的發展之路却被阻塞了。不單被侵略的殖民地國家無法免於貧窮，就是侵略者的國家也只是保持了少數一部份人的繁榮，多數人民還是在半飢餓的貧窮狀態之中。馬爾薩斯與馬克斯的寶貴的關於貧窮的學說，總是意外地被人誤用了。馬爾薩斯的獎勵農業國的食物生產，給人們拿去當作侵略殖民地的聖經，馬克斯的階級鬥爭却反而加強了侵略者與特

權者的統治的發覺性，精銳龐大的統治者的軍備，對內固然利於鎮壓，而對外却更適宜於從事戰爭啊。精銳龐大的軍備，當與狹隘的國界觀念發生了聯繫的時候，如不及時從事戰爭，龐大的軍備便變成浪費，而此後的繼續擴大更成了問題，這對慾念無窮而又富於發覺性的統治上會甘心嗎？

然而戰爭終不能消除人類的貧窮，——戰爭能消除統治者的貧窮則是變態現象——而國家界限的存在又是人類經營共同生活的必然的現象，人類不能沒有政治便不能沒有國界。所以我們現在的問題，不是怎樣來消滅國界，乃是怎樣來調整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怎樣來調整個人類的生活的關係，調整國際關係，首先要認清國際目標，戰爭的國際目標是黃金和特權，和平的國際目標是共存共榮，前者是注意於少數人的生活利益，後者則是注意於全體人類的共同生活的利益。在這兩者的目標之下，當然戰爭的目標絕對不受歡迎，和平的目標纔會受世界人類的擁護，人類愛和平而厭戰爭本是天性，但愛和平而和平偏不能保持，厭戰爭而戰爭偏要發生，這就不是單純的國際目標問題而要牽連到國際的制度與關係的問題。近百年來的國際關係，自從一八六〇年美國瑞士比利士的發起萬國平和會，一八九九年俄皇尼古拉夫更大加提倡，主張節制軍備，和平的聲浪已在國際間喊得非常响亮，和平早已成爲國際的一致的目標了。然而目標只是一個空洞的目標，國際關係國際制度却並未隨之有所改變，國際間的矛盾並未因之有所改進，黃金仍舊是國際貿易的對象，殖民地的條約特權仍舊是工業國家對外發展的目標，國際間的戰爭仍舊依然地爆發了。

國際共存共榮與世界和平關係並非不可建立，但因為黃金的爭奪與特權國家的存在，共存共榮始終如鏡花水月不可實現，而世界和平關係也只是暫時的相安無事，無法支持了。所以我們現在要問國際是否可以共存共榮，世界是否可以永久和平，只要先問黃金是否可以不再爭奪，國家的條約特權是否可以不再存在？這兩個問題當然又影響着各國的內部問題，假如各國的內部也能够做到沒有侵略與特權的存在，各國本身不至

發現假造的貧窮——恐慌——而能保持永久繁榮，那末國際的共存共榮與世界的和平關係是絕無問題的。原來國際的黃金爭奪與特權侵略，前者只是把人民的無量血汗輸送出口換了黃金回來，後者除了耗費巨大財產之外還要加上無數的生命，才能支持戰爭的勝利，二者都只是加重貧窮而絕不能走近繁榮。問題只是保守着成見與人類的自私，於是在一種黃金與特權的錯覺之下求光榮，求繁榮，全人類的幸福不幸作了這一錯覺的犧牲品！在戰爭中，就是侵略者與特權者——雖然他們比貧民是安樂得多了——他們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在內外雙重責難之下，小心謹慎艱難困苦地支持着戰爭，而他們又要擔心戰爭的失敗，戰爭的失敗不單掃滅了他們的光榮與幸福，最淒慘的事情是還要他們負擔戰爭的責任！

光明的繁榮的世界在我們的面前，問題是我們怎樣開闢一條平坦大道，我們要有一個共存共榮的新的國際貿易制度，我們又要有一個和平幸福的平等的世界關係，前者需要排除黃金，後者則要取消特權。假如世界能够走上統一政治的趨向，對外的國界問題能够對內的省界、縣界、鄉界和村界一樣的來處理，無須爭奪黃金，無須訴諸戰爭，那末貧窮的災害將輕輕易易的離開了人類。但在世界政治沒有走上統一形態之前，只有先從各國本身的永久繁榮着手，然後從國內的永久繁榮求取國際的共存共榮，確立國際往來的商務關係，打消一切關稅壁壘，移民限制和條約特權，進步國家成爲後進國家之友，而各國相互間的一切矛盾也消除了。

貧窮原因論

張建人譯

一、緒言 關於貧窮原因的研究，已經有馬爾薩斯、黎卡特、亨利、喬治等許多學者的研究，對於大眾貧困的根本原因，論說很多。在此種根本原因的研究過程中，自然還留有很大加以分析或作部分研究之餘地，由這點來說，則必須多作資料之蒐集。如查理士·蒲斯的研究，拉溫脫利的研究，可以說對於這一點，提供了許多珍貴的資料。我們要追溯此種原因的根本問題，雖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但如果能夠對於其直接原因，謀分析的或部分的發見，則結果，決不會如想像那樣的困難。

無論對於社會事業，或對於社會政策，特別必要的，就是此種直接原因之發見。如果對於此種原因之發見，不夠充分，而即侈談，社會病態對症的療法，那就決不能獲得充分的效果。必先謀其直接原因之發見，而後纔談得到須作何種對策與處理。但是當我們作此種研究時，所須注意者，即對象之範圍，必須加以限定。雖然說是同樣的貧困，但其貧困程度之不同，有很大的差異。如照查理士·蒲斯的意見，可分種類如次：
A 最下級之季節性勞動者，街上商人，流浪者，犯罪者，半犯罪者；B 季節性勞動者——極貧者；C 收入中絕者——貧困者；D 有定期之收入微薄者——貧困者；E 有定期之標準收入者；F 高級勞動者，藝術家；G 稍有資產者；H 中產階級者。貧困的程度有這樣的不同，所以，對於以上的貧困者，如不作個別調查，就不能充分理解其原因。現在我們把一般的大眾的原因，暫時擱開，主要的，對收容於養育院需要救助者之貧困

原因，一加研究。

二、貧困之一般的原因 爲貧困之原因，而被列舉出來的，在過去已經不少。而將貧困原因，作分析的研究，則其種類更多。如亞獨爾夫，魏勃所列舉的貧困原因，可爲代表。茲揭示如次：

A 因收入不充分所致者：(一)由於意志之缺陷者，(二)由於能力之缺陷者。1. 由於個人的能力之缺陷者，2. 由於不能獲得充分勞動機會者，a. 因技術上及組織上之變革者，b. 因社會之階級化及階級鬥爭者，c. 因流通之縮小者，d. 因偶然事件者。(三)因無智的協力勞動者。

B 因不當支出所致者：(一)因負責扶養家屬人數之過多，(二)由於比較平常更大之要求，(三)由於具有缺陷的家計之實施。

還有依照愛列克·華爾夫的意見，作爲社會學的貧困原因，列舉個人與環境，前者特別舉出基於心理學及性格學的見地之「非經濟性」，對於經濟情勢豫想之缺乏，及一體化之不可能性；後者之原因，爲因經濟生活之變動而致僅以過去之家庭工業的經濟，不足維持其生活，不得不墮落爲貧困階級。

美國的亞麻斯·沃納，當其作貧困原因之分析時，列舉爲主觀的及客觀的原因，茲細揭如次：

A 主觀的：(一)性格的，a. 不活潑 b. 優柔，c. 特別的疾病，d. 缺乏判斷，e. 不健全的食慾；(二)由於上述性格所生之習慣，a. 不節制，b. 個人浪費及過度性慾，c. 刺激物之亂用，d. 不健全的食品，e. 對家屬關係之無關心。

B 客觀的：(一)天然富源之欠缺，(二)氣候不良，(三)對於衛生有缺陷，(四)交友不良及環境惡劣，(五)有缺陷的立法、司法、及處罰機關，(六)受錯誤教育，或受教育不充分，(七)不良的產業狀態，a. 貨幣價值之變動，b. 貿易上發生變化，c. 過度課稅，或監督不充分之課稅，d. 平時無準備，而一時發生緊急事件

，e.階級支配力之失當，f.勞動之非移動性，g.不充分的工資與不規則的就業，(八)不明之慈善。

這些基於綜合見地的貧困原因之研究，尙可散見於其他書籍，如魏勃所述，僅其一例而已。即第一、依據救貧法而獲得救助的約三分之一的份子，爲病人或衰弱者，其陷於貧困境地之原因，厥爲疾病與衰弱。第二、爲攜有幼兒之寡婦，因丈夫死亡，而致於貧窮。第三、因年齒老邁，而請求救助。第四、因低能或癩癩等，自嬰兒落地，即天賦的是個智能低劣者。第五、因特種事故，致無法獲得足維自己生活之費用。對於這些原因，查理士·蒲斯，實着作量的分析研究之先鞭，他把屬於最貧困階級的約四千個貧困者中，加以分析研究。依據查理士·蒲斯的分析，認爲屬於此階級份子的貧困原因，約如次述：因流浪者四%，因飲酒浪費者一四%，因疾病，家屬過多，及其他不幸者二七%，因失業者五五%，更就在斯推蒲尼的極貧者，調查其致貧之原因，(就六三四人)判明結果如次：因飲酒者一三、〇%，因極貧之伙伴與遺傳一六、〇%，因疾病者一三、〇%，因年老耆一六、〇%，上述數種，爲貧困之最大原因，此外，如怠惰、不道德、無能力、浪費、失業、特殊事件之發生，丈夫死亡，遺棄，精神病等，雖亦係構成貧困之原因，但其所占比率較小。

與前面所說同樣情形，拉溫脫利，對約克市，作第一次的貧困調查，而列舉其原因如次：(一)主要的工資取得者之死亡一五、六三%，(二)因災厄、疾病、老衰及主要的工資取得者之無能五、一一%，(三)主要的工資取得者之失業二、三一%，(四)工作之長期的不規則者二、八三%，(五)家屬過多者二二、一六%，(六)工資過低者五一、九六%。以此觀察，與前者相較，則貧困原因重點之不同，已一目了然。

凡此皆不外因貧困者種類之太多，與研究方法不同之結果而已。因於前者，上面已經述及，關於後者，有置其重點於個人的原因，有置其重點於社會的原因，因此有種種不同。關於這一點，從前有威廉·海黎、格魯萊等人，對不良兒童發生之原因，加以研究，根據他們的研究，可以看出有基於精神病學的見地，認爲

保遺傳的原因之強烈傾向，而與重視社會的原因，實有着對照的關係。

三、美國養育院收容者之狀況 我們對於貧困原因之研究，把視野稍加擴大，對象就龐大了。而欲加以精確的觀察，亦即隨之困難。所以，當我們着手研究之初，應將研究範圍縮少，是必先予以注意的。此種研究方法之暗示，得力於羅鮑脫，開爾沙之處甚多，依據他所著的一公的社會事業之科學一書，指出美國養育院之入院者，有很多是外國的移民。據他說，恐怕在前世紀的四分之三以上的期間中，在英國救貧法庇護之下，對於極貧者，支給渡航費，將此項經費，分配於各教區，使貧民向國外移住，結果，由英國向美國移民之數量，是激遽增加了。除了英國移民之外，同時他還指出了南部歐洲之移民。他認為此輩移民，現在第二世都出世了，這是美國貧困化的重要原因。紐約州慈善局，對於收容於州內各養育院之一二、六一四名入院者，發表其貧困原因如下：優柔及無能力者六、一%，主要的工資取得者之入獄者〇、六%，孤兒及遺棄兒一、五、五%，因無主要支持者而入院者二、二%，患疾病者一二、五%，生理的缺陷者四、七%，不衛生者四一、九%，因年齡老邁者一六、五%。綜觀上述最大之原因，為不衛生，孤兒及遺棄等。如與前面所揭各項調查相比較，則他特別提示不衛生及遺棄等事實，為致困貧之重要原因。同時，還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就是對於不入院留養，而在院外接受救濟補助者之中，根據社會事業組織協會之統計，認為以紐約、波士頓、巴爾基摩亞、紐海汶四市來說，則出生於外國者為數較多，出生於美國者為數較少。以此觀察，很明顯地，請求救濟補助者，出生於外國之白人，遠較出生於美國之白人數為多，這是值得注意的。於此，就有一個重要的貧困原因之研究視野。

四、日本養育院收容者之狀況 像此種社會原因之觀察，重要的一點，就是特別對於社會現象發生，在社會學上，所謂顯示「異質結合」（性質不同而互相結合）之影響的事實，有充分加以研究的價值。茲為考

察起見，特對於日本養育院之收容者，調查其原因，表示如次之數字。此為東京市養育院，就旅居東京之年數，與作為行旅病人而加以收容之年數相比較之數字。

期	行旅	病人
一年未滿	男一九二	女二七
一年至二年未滿	四五	六
二年至三年未滿	三三	五
三年至四年未滿	二二	二
四年至五年未滿	二二	五
五年至十年未滿	七九	三
七年以上	二七二	五七
不詳	一四九	四八
少計	八一五	一五三
東京出生者	二一四	一九
共計	一八〇三	三二五

依照上表來看，則一年未滿者為數甚多，二年以上者比較少數。這就是到東京未滿一年的人，因為社會上的適應不充分，而成為進養育院請求救濟的重要原因，假使對社會適應能夠充分的話，那末入院者，一定會減少很多。

我們尋取此種「社會結合關係」不充分的原因，雖有種種，但其中之一個原因，則為他們生育關係之缺

陷（指父母死亡）。根據浴風團的調查，此輩被收容者父親之死亡，在二十歲以前者佔百分之三四、九。茲揭表如次：

父親死別之年齡

男女共計

〇—九	六五
一〇—一四	三〇
一五—一九	三八
二〇—二四	二〇
二五—二九	三九
三〇—三四	三二
三五—三九	一〇
四〇—四四	一一
四五—四九	一七
五〇—五四	九
五五—五九	三
六〇—六四	五
六五—六九	三
七〇—七四	〇
合計	二八二

不明

共計

四〇

三三二

講到家庭，爲每一個個人所必經的作爲社會適應的教育過程，如果很早就死亡了父親，不能作適應社會的充分準備，則他日對於社會生活，即陷於很大的不利狀態。因此種不利落後之狀態，在一切過程中，隨時表現爲各種現象，故如作正規的社會生活之準備，與各種不規則的異狀之間所引起的社會的結合，不能成爲充分的共同社會的關係，至此，就不得不成爲社會生活之落伍者。不待追溯此種根本的原因，總之，對於社會的不適應性，爲需要救助者之貧困原因；我們看了以上各種事實，就能充分地加以認識，關於這一點，是社會事業家所應特別予以注意的。

五、貧困之社會的原因 查理士·古萊，曾說，對於貧困之個人的原因與社會的原因，欲加以嚴密的區別，是件困難的事。他認爲要把個性單純地與「社會」來分別觀察，是件不可能的事。因爲個性的生長發達，完全完成在社會的氛圍中，故不能顯然的來區別「個性」與「社會」。就以關於貧困之個人的原因之一的一怠惰一來說，每一個人，往往生活力不充分的時候，就怠惰了，當要作一件自己力氣以上的工作時，就會感覺疲勞，這是當然的事；尤其後者對於神經質的人，更是普遍的情形；至於「優柔」這一問題，對於困苦煩悶的人，特別是在攝取貧弱的營養的情形下，爲必然的結果，飲酒及其他惡德，爲其個性單調，既無正當享樂，復無希望的情形下，所引起之當然的歸宿。如果使他們受有良好的教育，有適當的作業，有衛生的娛樂，有希望很大的將來，那末一定有很多能變成爲別一種完全不同的人了。古萊還認爲：事實上，有能力且富有經驗的社會事業家，給與新鮮的暗示，獎勵，與機會，則對於外表上是怠惰的，優柔的，有惡德的人，可能使其逐漸改善。根據這種觀點來考察，就可看出在個人間或家屬鄰人間，或廣泛的社會生活之中，不

能充分發揮其潛在的能力，而終於成爲貧困者的事實，是屢見不鮮的。就是像來到美國的歐洲人中之落伍者，如意大利、斯拉夫、露西亞系的猶太人等，以個人的觀點來說，其知能、勤勉、節制踏踏，決不能認爲是居於劣等的地位。

因此，問題的本身，應除開特別的人種觀念，而認爲係因缺乏哺育、教育、機會等爲貧困之主要的因素，與遺傳關係甚少。古萊所以說，社會的原因爲主要的原因，生物學的原因，非主要的原因。認爲他們因無智，無能力，疾病惡德，惡政，階級的憎惡，而被社會所擯棄的一種結果，此種見解，徵於實際事實，有很多是可以承認的。

沙羅肯就其社會移動，舉出水平的及垂直的移動二種，特別對於後者，列舉上升的移動與下降的移動。依照沙羅肯的意見，認爲貧困者變成富者，下僚變成上官，這是前者的例子；富者或中產階級者，變爲貧困者，這是後者的例子。基於此種見地，來觀察養育院入院者的狀況，就發見種種問題。浴風園對於收容者父親之職業，加以調查，結果，與農工商相並，爲幕府之武士，賴俸米以生活，自維新以後，別無職業，由傭蓄或房租，以維生計的家庭，其子女被收容者竟佔百分之一五、五。即以農工商各職業來說，認爲係中產階級者，亦非在少數。就這一點來說，可以認爲表示沙羅肯所說垂直的移動之下降。尤其如武士的子女們，其如此下降而成爲貧窮者的原因，與前述幼時喪父同樣的一種原因，爲武士的家庭訓育，不能適應社會生活，使其擔負不能擔負的重壓，這種情形是很多的。但是此種社會適應的概念，對我們還不能有一個明快的認識，故有以比較具體的內容，加以明白表現的必要。四好豐太郎的意見，認爲以「社會結合的充分與不充分」來表示，是能够使人瞭解的一個具體的名詞。就是：我們可以說，一個不良的社會適應者，不能作充分的社會結合。即既不是過度利益社會的結合，又不是過度協同社會的結合，而是此兩者的中間性的結合，這是認

爲最能永續的社會結合；依照此種立場，才能認爲是最適恰的社會適應的狀態，至是，我們再來引用一下格蘭姆卡的說話，此種關係，就能更清楚地瞭解。依照他的意見，認爲對於經濟變動預想之缺乏，及一體化的困難，爲貧困發生之重要原因，尤以後者，可承認係協同社會關係的薄弱所致。即以結合範圍之狹隘和薄弱爲其特徵。

六、貧困與社會移動 貧困之社會學的研究，有不能輕輕看過者，即沙羅肯所說社會階級由下方移向上方的上升現象。關於這一點，就印度民間階級制的研究，是很有興味的，並還包含了很多的問題。印度有極嚴肅的交互而不相混合的階級制度，而也漸漸有繼續作垂直的移動的事實。就是由於新的階級之成立，職業之變化，階級間之婚姻，移住等原因，山最下之階級，逐漸上升。尤其，近來因教育的政治的及經濟的因素，此種關係，更被不斷地促進了。關於此點，是當我們作貧困的研究時，所應大大的加以參考的。在現代代表人物中，由貧困階級出身者，爲數至多。依照沙羅肯的意見，認爲在美國產業及經濟之指導者中，過去的百分之三八、八，現在的百分之一九、九，係由貧困者出身；又在業已物故的大富豪中百分之三一、五，現尚生存的大富豪中百分之二七、七，是由中產羣中出身；在美國大總統二十九人中，有十四人即百分之四八、三是出身於貧窮，或卑賤之家庭。此種個人的飛躍，同時也意味着集團的飛躍，集團全體之上升，雖然緩慢地，但仍在此繼續進行。在此種意義上，貧困的上升，不僅以之作現實的考察而已，並大有作歷史的考察之必要。然而在此所表現的社會的法則之中，對於貧困者的上昇，顯示着所應採取之方法甚多，還是可以判斷的。關於此點，則關於社會事業之研究，須多與一實際一接觸，以之於客觀的立場，而加以研究，則必對於實行方法，多所指示。在此種上升的場合下，則社會的結合，逐漸提高其階級；我們當觀察其本身與貧困之關係，可認爲是結合範圍之擴大。

七、結論 我們通過上述貧困之下降及上升之研究來觀察，即能知道社會結合之廣度與強度間之關係。即貧困者的社會結合，狹而且弱，與其說是一次的結合，則毋寧說是二次的結合爲多。關於這一點，更從別種研究方法，也能加以說明；如佐爾婆對貧民窟研究之紀錄，特別認爲貧民窟逗留於分散和崩壞的過程中，是個人的，是自由主義的各點，很能證明上述的情形；又如賀川氏對於貧民心理之研究，記述神戶糞合之貧民生活情形，亦有類似之證明。又三好富太郎曾試作府下板橋之社會調查，實施結果，也可看出與此同樣的關係。

#EV
772284

772284

每册售銀